



北魏河南龍門石窟
普泰洞 北壁西側上層
佛龕龕楣 約六世紀初



北齊南響堂山石窟第五窟
前壁門口上方 涅槃圖 河北邯鄲



北朝無紀年四面造像碑碑陽 約 535-540
美國堪薩斯市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藏



北齊 龍樹思惟菩薩像殘座背面
河北 曲陽修德寺出土
曲陽文保所藏 河北省博物院展出



北齊天保十年（559）
龍樹思惟像基座浮雕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左側 涅槃



北齊天保十年（559）
龍樹思惟像基座浮雕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背面 禪定苦修



涅槃圖 敦煌石窟 莫高窟
北周 428窟 西壁 局部



法華經變中的涅槃圖 敦煌石窟 莫高窟
隋代 420窟 窟頂北披局部

生與死——北朝涅槃圖像的發展

顏娟英*

【摘要】釋迦牟尼佛生平四大重要事蹟，誕生、成道、說法與涅槃，是印度中亞佛教圖像中常見的題材。然而在中國早期佛教藝術中，佛傳多選擇性地以祥瑞的誕生為主題，較少描繪涅槃圖像。北魏涅槃圖像多搭配佛說法的主題，但在石窟中並不常見，以敦煌石窟為例，約在北周時期才出現涅槃圖像。然而，北朝時期涅槃經論在佛教教義中影響深遠，涅槃思想經常出現在造像記中，如何解釋此現象？其次，本文將思考北朝佛教圖像的組合結構問題。涅槃圖脫離佛傳，與彌勒像、佛說法圖共同出現，成為法身觀佛法永住的圖像之一。後來又多與思惟菩薩、禪坐像結合，或與《法華經》圖像並列，值得深入探討。

關鍵詞：涅槃、釋迦、北朝、彌勒、法華經

釋迦牟尼佛生平四大重要事蹟，誕生、成道、說法與涅槃，又稱「四相成道」，是印度中亞佛教圖像中常見的題材。然而在中國早期佛教藝術，佛傳多選擇性地以祥瑞的誕生為主題，較少描繪涅槃圖像。北魏涅槃圖像多搭配佛說法的主題，但在石窟中並不常見，以敦煌石窟為例，約在北周時期才出現涅槃圖像。然而，北朝時期涅槃經論在佛教教義中影響深遠，涅槃思想經常出現在造像題記中，如何解釋此現象？其次，本文將思考北朝佛教圖像的組合結構問題。涅槃圖脫離佛傳，與彌勒圖像、佛本行故事共同出現，後來又多與思惟菩薩、禪坐像結合，或與《法華經》的二佛（釋迦、多寶佛）並列，值得深入探討。

早期佛典《長阿含經》記載，釋迦佛入滅前叮囑阿難，將來宜在其生平四處思念佛陀，可獲無量功德，死後生天。^①此四處被視為佛陀一生的四大聖地，後人在此造塔禮拜。佛最終在拘尸那羅城，沙羅雙樹下結床臥下而逝，此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

① 佛陀耶舍／竺佛念譯（413），《長阿含經》卷4，《大正新修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1/1，頁26上。CBETA上網連同紙本查詢，以下同。

最後一幕代表其修行圓滿的理想境界，故稱之為寂滅、涅槃（nirvana）等。

印度人相信生命自生到死運轉不息，現世只是永無止境地輪迴轉世的一瞬間，故以恆河形容生命之流。釋迦佛肉身火化後留下的遺骨舍利，既代表佛的生身也代表佛所成就的永恆法身，備受禮敬。在印度早期佛教藝術中，佛的存在被認為超越人間，無法用圖像再現，故而描述佛去世，多以禮拜佛遺骨——舍利塔為表徵。禮拜佛舍利塔，不僅代表對佛的思慕，標誌聖地的重要地位，同時也象徵過去佛所說法永遠流存世間。學者宮治昭指出，初期印度佛教美術中，沒有釋迦佛的形象，而是用菩提樹、佛足跡等象徵佛所成就的永恆涅槃境界，修行圓滿至高的象徵。到了中亞犍陀羅時，開始依照佛傳故事，表現現實中釋迦佛的死亡經過，涅槃成為具體事件與敘述性圖像。^②

中國最早出現的涅槃圖或有可能是位在江蘇連雲港孔望山摩崖造像，有些學者認為其時代為二至三世紀。^③ 至於內容，一般被認為以道教為主，佛教為輔，或稱為視佛教為道教一個流派的圖像。^④ 筆者擬暫時保留不討論。

一、有生無死——北魏早期佛傳圖

中國早期佛教藝術中佛傳圖多頌揚佛誕的祥瑞，而省略涅槃圖像。其次，

② 宮治昭，李萍譯，《犍陀羅美術尋蹤》（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頁25、111-121。栗田功編著，《ガンダーラ美術I 佛傳》，古代佛教美術叢刊（東京：二玄社，1988）。

③ 連雲港市博物館，〈連雲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調查報告〉，《文物》，1981年7期，頁1-7；俞偉超、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文物》，1981年7期，頁13-15。阮榮春則提出唐代的說法，阮榮春，〈孔望山摩崖造像年代考辯〉，《南京藝術學院學報》，1984年4期，頁44-52。Wu Hung, “Buddhist Elements in Early Chinese Art (2nd and 3rd Centuries A.D.),” *Artibus Asiae*, Vol. 47, No. 3/4 (1986), pp. 263-303+305-352. 近年，溫玉成則修正為三國時期，約三世紀中葉。溫玉成，〈孔望山摩崖造像研究總論〉，《敦煌研究》，2003年5期，頁16-25。

④ 仙佛說見溫玉成，〈孔望山摩崖造像內容試析〉，《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5年，頁27-32。佛教成為道教流派說法見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的道教人物考〉，《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7年2期，頁16-24。

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北魏早期佛傳、佛本生圖像與彌勒三者同時並現，未來佛彌勒是主尊。^⑤ 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收藏北魏〈皇興造像碑〉（皇興五年，471，圖1），主尊為身穿袈裟，佛裝的交腳彌勒像，雙手交疊於胸前，表現轉法輪印。^⑥ 〈皇興造像碑〉碑陰（圖2）減地平面浮雕圖像相當精美，表現佛傳與本生故事，共分七層，最上層間隔為三塊，中央九龍為太子灌頂，左側為七步生蓮花，右側為太子思惟。第二層自右至左為騎象入胎，即王后（摩耶夫人）受孕；左側為樹下誕生；中央為相師為幼兒占相。以上佛傳集中在出生與嬰幼兒階段，充滿喜悅的氣氛（圖2a）。接著，第三層中央大畫面描繪飛揚在空中的轉輪王七寶：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藏臣寶、兵臣寶。彌勒下生翅頭城前，先觀察此福地因緣具足，其王護持佛法，即轉輪法王，「名曰壤佉。正法治化，七寶成就。」^⑦ 故而，此七寶圖像呼應正面主尊彌勒佛，代表彌勒下生的時機與地點皆臻完備。

其次，由下而上，第六層連結至第三層左側敘述佛本生，主人翁儒童供養定光佛而獲得授記。^⑧ 儒童在山中修行後，對眾人說法（第六層）。儒童入城，得知定光佛將至，遂向一女買花五枝（第五層）。賣花女轉託代為供養兩枝花。儒童散花佛前，五朵花在空中化成佛頭上的華蓋，另兩朵則停留在佛兩肩上（第四層）。故事的高潮是佛為儒童授記，讚許他將來成佛，名為釋迦佛。這時，儒童歡喜踴躍而飛騰，「懸在空中」（第三層左端）。此授記故事

⑤ 佛傳亦稱佛本行，敘述釋迦牟尼佛一生經歷，本文統稱為佛傳。佛本生是佛在無數前世修行，累積功德的事蹟。有關彌勒，Lee, Yu-min, *The Maitreya Cult and its Art in Early China*, Ph.D. thesis,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83. 宮治昭，李靜杰譯，〈彌勒信仰與美術—從印度到中國〉，《藝術史研究》，8（2006.12），頁213-244。王裕昌、魏文斌，〈麥積山早期洞窟的彌勒造像與信仰〉，《敦煌研究》，2010年3期，頁34-41。更多書目，參見王惠民，〈彌勒信仰與彌勒圖像研究論著目錄〉，《敦煌學輯刊》，2006年4期，頁173-184。

⑥ 西安碑林博物館編，《西安碑林博物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100-101。《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3》，頁74-75。

⑦ 西晉竺法護譯，《佛說彌勒下生經》，大正藏14/453，頁423中。

⑧ 李靜杰，〈造像碑佛本生本行故事雕刻〉，《故宮博物院院刊》，1996年4期，頁66-83。

頌揚菩薩修行，圖像早已流行於犍陀羅浮雕（圖3）。^⑨不過，〈皇興造像碑〉的圖像組合意義更為複雜。

二、佛佛相續 法脈無盡

定光佛為孺童授記時，預言他修行壽終，往生兜率天上，待將來下生時，一樣有七寶出現的祥瑞，如同彌勒下生的景象。^⑩換言之，菩薩修行最終圓滿，往生兜率天，下生成佛時必重複同樣的瑞相。^⑪從過去佛到未來佛，佛誕與佛滅規律地重複再生，永無止境。因此，〈皇興造像碑〉所描述的佛誕以及定光佛授記故事，適用於過去的釋迦、未來彌勒，以及孺童菩薩成佛等永恆的修行過程（圖2a）。

釋迦佛的生平事跡距離五世紀的中國時空過於遙遠，難以詳細傳達給一般信眾。這類佛傳及修行故事與其說是具體重現歷史事件，不如說是以象徵手法宣揚永世傳承佛法的重要性。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甚至於窮盡宇宙的虛空，基於對菩薩道的共同信仰，追求成佛者相繼不絕的思想普遍見於五世紀初流行佛典，如《大智度論》：

今以佛恩，以般若波羅蜜修行六事故得名波羅蜜，成就佛道，使佛佛相續而無窮盡。^⑫

從釋迦佛一生事蹟轉而昇華為永恆的佛一生，釋迦佛誕生也是過去、將來無數佛的誕生，也就是永恆的修行—佛法的表現，可以說是大乘法身觀的基礎。因此北朝佛教造像所反映的信仰基礎是建立在《涅槃經》，所宣揚的佛法

⑨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浮雕，推定為二世紀，“Dipankara Jataka”（定光佛本生），來自斯瓦特（Swat）地區，圖版見網頁：<http://www.metmuseum.org/collection/the-collection-online/search/49809>。

⑩ 後漢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卷上，大正藏3/184，頁462上-463上。

⑪ 《佛說彌勒下生經》，大正藏14/453，頁421下。

⑫ 龍樹菩薩造，鳩摩羅什譯（402—406），《大智度論》，卷34，大正藏25/1509，頁314中。

身常樂我淨，超越世俗生滅的永恆境界。然而，此法身觀乃是當時流行大乘經典所共通的，例如《法華經》、《華嚴經》等，都說佛示現世間的生身有生有死，但法身常住不變。

法身即是常樂我淨，永離一切生老病死。……若佛出世及不出世，常住不動，無有變易。⑬

我為設方便，說諸盡苦道，示之以涅槃。我雖說涅槃，是亦非真滅，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⑭

如來欲令眾生歡喜，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憂悲感慕，故示現涅槃。其實如來無有出世，亦無涅槃。何以故？如來常住如法界故；為化眾生，示現涅槃。⑮

簡單說，佛出生或死亡不過是世間假象，為令眾生得法喜而出世，為令眾生哀傷無常而入滅。實則佛不受一生一世之限，不論在世與否，佛法身永恆清淨不滅。同理，人間造佛像也是反映此理想、清淨、永恆的法身境界。既然生死都是假象，那麼以佛說法或佛誕就足以表達佛佛相續，永恆的法身信仰，並不需要涅槃圖。

三、誕生與祥瑞

〈皇興造像碑〉以佛誕生的喜慶氣氛配合七寶與未來佛彌勒，吉祥的題材受到廣大信徒所喜愛。東晉法顯西行中亞及中印度時多處見到，四月八日佛誕行像遊街慶祝的祭典。北魏早期，佛誕日已經是信眾喜愛的節慶，聚集一千多尊像遊行。太武帝（423—452在位）即位之初，也曾在皇城門上，參與佛誕日

⑬ 北涼曇無讖譯（421），《大般涅槃經》，卷34，大正藏12/374，頁567上。筆者為提示重點，在部分引文加底線，以下同。

⑭ 鳩摩羅什譯（406），《妙法蓮華經》，卷1，大正藏9/262，頁8中。

⑮ 佛跋跋陀羅譯（418—421），〈寶王如來性起品〉，《大方廣佛華嚴經》，卷36，大正藏9/278，頁628中。

行像法會，散花供養，分享佛誕喜慶氣氛。^{①⑥}

宣揚佛誕祥瑞的圖像從五世紀中開始流行，^{①⑦} 延續發展至六世紀中，例如有名的東魏武定元年（543），〈道俗九十人造像記〉（圖4），^{①⑧} 碑陰刻繪連續性圖像，包括前述誕生至占相，以及太子剃髮出家，後者為新題材流行於北朝末。^{①⑨} 畫面第二層左側圖像榜題：「黃羊生黃羔，白馬生白駒。」說明隨著太子的誕生，王宮內外人畜興旺，喜氣洋洋。^{②⑩}

如沙夫（Robert Sharf）等學者指出，中國傳統喜好天人感應思想，深刻影響到對佛教教義理解的態度，甚至佛教用語上也配合傳統思維，以提高接受度。^{②⑪} 中國南北朝佛教藝術史上，製作瑞像的風潮延續不

①⑥ 法顯，《高僧法顯傳》（約416），大正藏51/2085，頁857中、962中。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卷3，大正藏51/2092，頁1010中。魏收著，塚本善隆註解，《魏書釋老志》（東京：平凡社，1990），頁185-186。

①⑦ 以誕生為主的佛傳造像碑，如北魏太安元年（455）〈石造佛坐像〉，太安三年（457）〈宋德興造釋迦文佛〉與延興二年（472）〈石造佛坐像〉，圖版分別見，《有鄰館精華》（京都：藤井齊成會，1977），單色圖版16；Oswald Siren,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 Ernest Benn, 1925), Pl. 116；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編一，頁44a, b, c，大和文華館收藏。此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北魏太和元年（477）〈青銅鍍金釋迦牟尼佛坐像〉，碑陰刻有多幅佛誕圖像圍繞中央佛坐像，並出現文殊、維摩與二佛並坐。圖片查詢網站：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資源，<http://www.npm.gov.tw/>，上網查詢2015/5/16。

①⑧ 《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nos. 45，頁114-115。此碑詳細說明見長廣敏雄，〈搖籃期的佛教說話畫卷—東魏武定元年造像碑的線刻畫〉，《六朝時代美術の研究》（東京：美術出版社，1969），頁69-92。

①⑨ 與此相關的是「太子別馬圖」等，參見顏娟英，〈佛教藝術方法學的再檢討〉，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1998），頁647-666。

②⑩ 吳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大正藏3/185，頁474中。《過去現在因果經》，大正藏3/189，頁626上。此碑還簡單圖示孺童本生，與須達拏（Sudāna）本生；相關圖像考證參見，李玉珉，〈敦煌四二八窟新圖像源流考〉，《故宮學術季刊》，10卷4期（1993），頁2-9；謝振發，〈北朝中原地區《須達拏本生圖》初探〉，《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6（1999.3），頁1-41。

②⑪ Robert H. Sharf,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Kuroda Institute Book*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pp. 77-136. 中譯本，沙夫著，夏至前、夏少偉譯，《走進中國佛教—《寶藏論》解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75-126。

斷。② 祥瑞誕生必然能迎合一般庶民的喜好。

四、務實造像—像法時代僧俗涅槃觀

新疆克孜尔石窟第一期仍延續犍陀羅傳統，在佛傳中出現涅槃圖，但是到了第二期，涅槃圖脫離佛傳，獨立成為信仰重點與石窟的主題圖像，最後涅槃與荼毗、分舍利一齊出現，表示進一步關切涅槃後遺骨及佛法的流布。③ 北魏時期，中國佛教造像者是否趨吉避凶，避免面對從過去佛到未來佛修行過程中關鍵性的涅槃？其實不然。首先，從生死輪迴觀的基本面來說，有生必有死，死亡必將再生，生死是一體的兩面，佛誕圖與思念已涅槃的釋迦佛是不可分割的。這點可以借鑑法國學者德布雷（Régis Debray）所說，西方古代圖像源自死亡—墓葬文化，並且古代肖像有如永恆生存的喜樂，取代了死亡的哀傷，此因圖像擁有巨大而持久的效力。④ 以永久生存的能量代替死亡、消失，古代東西皆然。

其次，北魏佛教圖像中，雖然用吉祥的佛誕圖取代哀傷的涅槃圖，但在相隨的文字題記中，佛涅槃的事實不斷地被提醒。前述〈皇興造像碑〉題記部分已殘損，但無礙於理解其表達，釋迦佛久已滅度，殷切期待彌勒下生的心情。（圖2）開首第一行，「自靈義掩曜」便點出佛已涅槃，離開娑婆世間。⑤ 第七行「□（佛）日潛暉，華林未即。⑥ 悲戀□□，□/慕罔極。」說明，值逢釋迦

② 顏娟英，〈佛教造像緣起與瑞像的發展〉，《信仰、實踐與文化調適》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286-307。

③ 宮治昭著，李萍、張清濤譯，《涅槃與彌勒的圖像學》，敦煌研究院編，佛教藝術與敦煌學名著譯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406-452。

④ 德布雷（Régis Debray）著，黃迅余、黃建華譯，《圖像的生與死—西方觀圖史》（*Vie et mort de l'image: Une histoire du regard en Occident*）（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3-26。

⑤ 「靈義」，義通曦，意指佛日；「掩曜」指日落、佛涅槃。

⑥ 「華林」指彌勒佛於華林園三會說法，見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大正藏14/454，頁425上。

過去，而彌勒下生在華林園說法的時刻尚未來臨，蒼生思念而哀傷，由此開啟造像的動機。題記最後期望與下生成佛的彌勒相逢，聞法而證得阿羅漢果，隨心自在：

……諸知識，神期妙境，共睹□（龍）／華初曜，願在先會，^{②⑦}得悟□□，□累消豁，獲无生忍，^{②⑧}還□□□，乘六神通，^{②⑨}隨心任適。……」^{③⑩}

佛涅槃既然已是久遠前的事，身處像法時代的信眾於是積極造像作為依憑。這樣的想法清楚表現在，都城洛陽附近出土，北魏正光五年（524）五月〈劉根四十一人等造浮圖記〉（以下簡稱〈劉根造浮圖記〉）石刻。^{③⑪}中央以

②⑦ 「（龍）華初曜，願在先會」，此用語常見於北朝造像題記，例如，「願使龍華三會。恒在初首。」出自〈夫蒙文慶造像記〉（北魏神龜二年，519）；「龍華三會。願登上首。」出自〈陳神姜等造像記〉（西魏大統十三年，547），以上引自《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nos. 17, 50。

②⑧ 「願亡者生天，面奉彌勒，諮受法語，悟无生法忍。」北魏孝昌元年（525）〈比丘尼僧達造像記〉，《北魏紀年佛教石刻拓本目錄》，no. 184，頁82。

②⑨ 六神通代表得阿羅漢果，見《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念釋迦牟尼佛，於惡世中，教化無量眾生，令得具六神通，成阿羅漢。」大正藏14/454，頁425下。在此表示，值遇彌勒成佛，聞其說法，證得阿羅漢，具六神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故能隨心自在，無所不通。

③⑩ 〈皇興造像〉碑陰題記，筆者釋文：「自靈義掩曜而漸廣□□/唯象？而感悟。纖弱□□/籠玄宗。仰隔陵□□□□/趣。是以清信士京□□/芳。根殖於遠，著英□□。/故能信悟遺因，光鮮頽式。□（佛）/日潛暉，華林未即。悲戀□□，□/慕罔烝。遂於大代皇□□□□（興五年歲）/次辛亥，為亡父母并□□□□/劫諸師，現存眷屬，敬？□□□□/像一區。雖復真儀難即，□□？/匠制，冀憑斯慶，鐘□□□/女大小，內外親族，諸□□/諸知識，神期妙境，共睹□（龍）/華初曜，願在先會，得悟□□，□/累消豁，獲无生忍，還□□□，/乘六神通，隨心任適。/□□菩薩，供養諸佛。并□□□/，一切眾生。盡三界原，又□□/類。咸同斯慶，共階□□。」參見西安碑林博物館編，《西安碑林博物館》，頁100-101。

③⑪ 清末於洛陽韓旗屯村出土，河南省博物院收藏，參見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no. 15（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頁90-92；釋文筆者局部修訂。

減地浮雕佛於樹間說法，隨從菩薩及弟子十八人。（圖5a）這塊長方形石刻原來是在造三級磚塔時，刻石記載緣起，鑲嵌在塔基上，說明造塔的意義。（圖5b）

夫水盡則影亡，谷盈則響滅。娑羅現北首之期，^{③②} 負杖發山頹之歎。^{③③} 物分以然，理趣無爽。故憂填戀道，鑄真金以寫靈容。目連慕德，尅栴檀而圖聖像。^{③④} 違顏倏忽，尚或如斯。況劉根等託於冥冥之中，生於千載之下，進不值驚嶺初軒，退未遇龍華寶駕。而不豫殖微因，心存祈向。何以拔此昏墻，遠邀三會。……

劉根等人以世間自然生滅的規律，「物分以然，理趣無爽。」明快地說明佛涅槃的現象，緊接著強調造塔像的重要。舉例憂填王與波斯王，僅僅短暫時間不見釋迦佛便需要造像，還委請佛弟子目連以神力問訊。反觀劉根等人，距離佛涅槃已超過一千年，既不能親聞釋迦說法，又等不及彌勒下生。如今若不能藉著造塔像，種下善緣，發菩提願，將來脫離輪迴，值遇彌勒龍華三會的機會更加渺茫。造像成為個人或團體祈求解脫，值佛聞法的重要依據。

〈皇興造像碑〉與〈劉根造浮圖記〉（圖1、5a, b）造塔像的動機都是因為，釋迦佛久遠以前已經涅槃，離開人間，世人只能造塔像作為信仰的依憑，並期待將來值遇彌勒，親聞佛法。許多北朝題記都表達此造像動機；不過，早約半世紀的「皇興造像碑」題記內容顯得較為樂觀而單純，主尊是交腳彌勒佛，背面浮雕敘述佛累世修行的功德，並表現佛誕的祥瑞、喜悅。相對地，〈劉根造浮圖記〉則更多反映對現世的不安，並且回歸到釋迦佛涅槃後，廣於各地造塔以期未來與彌勒相會，佛法永存，開啟眾生智慧。此想法很可能與法

③② 釋迦佛在拘尸那竭城，娑羅園雙樹間，頭北面，面向西方，右脇如師子王，累足而臥，進入涅槃。《長阿含經》，卷3，大正藏1/1，頁21上。

③③ 《禮記·檀公上》：「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孔子預知死期將至時的感慨。

③④ 《增一阿含經》，卷2，大正藏2/125，頁705下-706下。釋迦佛為使眾生渴仰佛法，暫時隱身三十三天，並為母說法。憂填王、波斯匿王思睹如來，造旃檀佛像與金佛像，是為世間最初二佛像。眾比丘則委請目連以神力，上三十三天問訊釋迦佛。

華信仰有關，本文最後一節將繼續討論。四十一位供養人中有四位具將軍頭銜，其中三位傳記見諸《魏書》。^{③⑤} 與〈劉根造浮圖記〉同年稍早的三月，「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聚眾反，殺鎮將，號真王元年。」^{③⑥} 掀起了六鎮之亂的首頁，北魏末年最殘暴、黑暗的內亂與宮廷政變即將接二連三地展開。北朝末年軍人積極參與佛教造像，無非是源自面對生命無常、殘酷戰爭的莫大威脅。

五、造像與現實期許

造像以尋求現世保護的心情更直接表露於山西稷山出土，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北魏〈僧智薛鳳規等道俗造像碑〉（以下簡稱〈薛鳳規造像碑〉），這是一件大批僧人、軍人與在家居士共同建造，四面刻巨型大碑。^{③⑦}（圖6）周錚研究指出，根據題記內容，造碑前後正值永安三年（530）爾朱榮殺孝莊帝於佛寺，以及普泰二年（532）高歡再殺節閔帝於佛寺。曾在洛陽任官的薛鳳規回到山西稷山，自嘆此生業障深重，不值遇釋迦，未逢彌勒，難以脫離漫漫苦海：^{③⑧}

形同朝露。前不值釋迦初興。卻不逢孃佉之子。囑生今辰。坎業之世。塵迴生老。出垢靡逕。……自慨苦空。弗逢斯世。然苦海遐淪。非精超不越。

呼應前述洛陽〈劉根造浮圖記〉，距離佛涅槃已一千年以上的說法，此題記最後也提到釋迦「雙林捨應，邁也千零（齡）。」不同的是，山西稷山薛鳳

③⑤ 周到，〈劉根造像〉，《河南文博通訊》，1978年3期，頁41-43。

③⑥ 《魏書》，肅宗紀第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段801。

③⑦ 此碑座已殘缺，目前通高225公分，參見周錚，〈北魏薛鳳規造像碑考〉，《文物》，1990年8期，頁58-65。劉淑芬，〈北魏時期的河東蜀薛〉，《中國史學》（東京），11（2001），頁52-53。

③⑧ 周錚，〈北魏薛鳳規造像碑考〉，頁62。題記釋文參見，〈僧智薛鳳規等道俗造像記〉，《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珍藏史料暨典籍系列之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no. 29，頁71-75，本文引用時略有修改。

規等人題記中，涅槃不過是一時應身的結束，不是重點更無暇哀嘆。對於他們深處危亂中，更重要的是佛法身常樂我淨，常住不動，佛慈悲將回應他們的虔誠。如《大般涅槃經》所說：³⁹

亦如有人在闇室中執大炬火，悉見諸物。大涅槃炬亦復如是，菩薩執之，得見大乘深奧之義。亦如日出，有千光明，悉能照了諸山幽闇，令一切人遠見諸物。是大涅槃清淨慧日亦復如是，照了大乘深邃之處，令二乘人遠見佛道。

薛鳳規題記起首便提到真如法身幽藐，超乎世人的理解。然而，若無形像將導致邪道盛行。佛慈悲降生人間，為開發世人信心，降服邪惡之徒，這是呼應薛鳳規等人懇切求佛法保護之心。

故心形絕尋，則耶（邪）林雍蔚。是以如來俯愍長迷，規昏改畫。托跡迦夷，披融正路。⁴⁰ 欲令人天同歸，邪徒祇肅。

接著，為了具體實現佛法保護，令後來者生信心，必須雕石造像，精心建造佛像，其壯觀古今所未見。他們期許佛像能教化天人，世人改邪歸正，佛法永住：

曠代之驚奇，娑婆之絕也。天人睹斯狀而雲集，耶（邪）徒觀眾心而慕化。欲令此範永潤於四生，繼軌於不絕。

最後，薛鳳規等人針對佛像寫了一段頌詞，共96字，反映出當時信徒賦予造像深刻的意義與功能，以及佛像與其代表的佛法、尊像之間的微妙關係，頗見流傳，以下分為三段來看：

³⁹ 《大般涅槃經》，卷21，〈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大正藏374/12，頁487中。

⁴⁰ 釋迦佛誕生之地，Kapilavastu，又作迦維，迦夷羅等等。「迦維，梵語古譯訛略也。正梵音劫毘羅筏罕睹城，佛下生之處也。」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1，大正藏2128/54，頁313下。

- 1.妙哉沖暈，託體金質。顯相八十，凝然果一。現應開津，鏤容石出。三有悟朗，號曰惠日。^{④①}
- 2.巍々慈氏，顯應著聞。形无定方，三界莫遮。亦名太子，亦名達拏。獨坐道樹，號曰釋迦。
- 3.雙林捨應，邁也千零。道俗迷正，沉淪昏冥。末後生信，刊石開形。影建玉飾，万代留名。

法身應現於世間，指點迷津；在石頭上刻鑿佛像，也能啟發佛光遍照，開悟六道眾生。佛以慈悲度化，隨機應現於三界，或為修菩薩行的太子悉達多，或名為須達拏，（或孺童等）；或示現為菩提樹下禪定，成正覺的釋迦佛。佛捨其應身，在雙樹間涅槃，距今已千年以上。世人應造像以開發信心，並期萬代留名。

〈薛鳳規造像碑〉為四面刻，迄今僅有拓片發表。^{④②} 碑陽造像題記文字長約550字，四面刻滿共同造像的僧人與在家居士名字，可以說文字面積遠超過圖像部分，因此全體感覺莊重肅穆，本文前述北魏早期造像碑散發的愉悅氣氛已然消逝。^{④③} 從拓片上來看，此碑碑首圓雕雙龍俯首交纏部分相當可觀，但佛像部分趨於簡樸。碑陽頂上一小龕，主尊為交腳彌勒菩薩。中層大龕主尊為結跏趺坐佛，右手似舉起說法，左右各一侍立菩薩。龕楣外側上方各一樹下思惟菩薩坐像，榜題稱為「思惟佛」。這一對「思惟佛」如何理解其適當的尊名？也許可以參考頌詞第2段所說：「形无定方，三界莫遮。亦名太子，亦名達拏。獨

④① 三有即三界之別稱，欲界、色界、無色界；又指有生死之六道眾生。惠日即慧日，指佛智慧普照十方。

④② 參見周錚，〈北魏薛鳳規造像碑考〉，頁62。拓片另藏中研院史語所，見〈僧智薛鳳規等道俗造像記〉，《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以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北魏羽林監薛鳳頑造碑像」，NAN0344D, 2015/7/20上網查詢：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a/html/nan0344d.html。

④③ 此碑在隋代仁壽二年（602）曾被新邑義團體在空白處增添75字題記以及多位邑子人名，尚待進一步分辨，目前粗估約650位人名，見〈僧智薛鳳規等道俗造像記〉，《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頁74-76。

坐道樹，號曰釋迦。」思惟菩薩正是往昔以來，在菩提道上精進修行的許多菩薩，在樹下成正覺時才名為釋迦。總之，這些石刻圖像代表的是法身佛的多種應現。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前述一段佛像頌詞共96字早已出現在神龜三年（520）〈李僧智王阿全合邑造四面像碑〉（以下簡稱〈李僧智造碑〉），原石地點也在山西西南，可能相離不遠。^{④④} 〈李僧智造碑〉主尊以釋迦、彌勒為主，同時在側面也出現一對思惟菩薩，與〈薛鳳規造像碑〉相似，不過前者並沒有表現二佛並坐，而是文殊維摩對坐。〈李僧智造碑〉題記較短而簡單，沒有交代歷史背景，但96字的佛像頌詞幾乎完全一樣，差異僅在第一行非「金質」而是「玉質」材料不同。第三段起首非「雙林捨應」而是「雙林歸真」，其實相通，捨應身也就是捨去釋迦應身，回歸真如法身。最後第二句，對應「末後生信」，一字殘缺，僅見「□古季知」。^{④⑤} 總之，至少在520年代，山西佛教徒造像時，已知佛視世間教化所需，應身變化無數，一樣發揮至高智慧，滿足信眾需求。

以上造像碑題記的討論，可以看出，五世紀下半至六世紀中葉，佛久遠前已涅槃，而將來彌勒下生的思想是北朝佛教徒所共同關心的。只不過，早期如〈皇興造像碑〉用吉祥、喜悅的佛誕象徵對未來佛的期待。到了六世紀中葉，似乎已經難以期待在今世或不久的將來見到彌勒下生，龍華三會說法。北朝末佛教徒自我勉勵精進修行菩薩道，藉以超脫現世苦難的輪迴，並造像以持

④④ 此碑收藏在Victoria & Albert Museum, London，根據該館網站此碑來自山西南方，又據石刻上供養人題名，出現「定陽郡主簿楊采禧」，按定陽今名吉縣，隸屬汾陽市，距離運城市稷山縣約70公里。2015/7/20上網查詢：<http://collections.vam.ac.uk/item/O74102/stele-unknown/>。

④⑤ 此碑題記見錄於王靜芬著，毛秋瑾譯，《中國石碑：一種象徵形式在佛教傳入之前與之後的運用》（以下簡稱《中國石碑》）（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132-133。（釋文未見於英文原著。）本文根據博物館提供黑白照片，略加修訂如下：

妙哉沖暈。託體玉質。顯相八十。凝然果一。現應開津。鏤容石出。三有悟朗。號曰惠日。巍々慈氏，顯應著聞。形无定方，三界莫遮。亦名太子，亦名達拏。獨坐道樹，號曰釋迦。雙林歸真，邁也千嶺。道俗迷正，沉淪昏冥。□古季知，刊石開形。影建玉飾，万代留名。

續發揮佛法的教化力量。相對地，代表走上菩薩道修行的思惟像頻繁地出現。最後，題記中法身觀逐漸具體化，佛像代表永恆的法身，如〈李僧智造碑〉、〈薛鳳規造像碑〉所說，「形无定方，三界莫遮，亦名太子，亦名達拏。」，不受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的限制，尊像名也可以適時地隨觀者的需要而變化。

六、北魏石窟的涅槃圖像

目前所知北魏早期，中原地區石窟較少見涅槃圖。山西雲岡石窟出現浮雕大量佛傳情節的洞窟，如第六窟，完全沒有涅槃情景。^{④⑥} 獨立於佛傳而出現的涅槃圖，如11窟西壁上層南側坐佛龕，基座上浮雕小型涅槃圖，^{④⑦} 年代大致為480年代。（圖7）^{④⑧} 此涅槃情節極簡化，釋迦佛平臥，雙手貼在雙腿旁，而不是按照經文描述，右脇而臥；佛身頭腳各有一位弟子，外側各有一對供養比丘。此涅槃圖像與龕內主尊說法佛大小相差甚多，同時考慮及全窟壁面上無數同樣形像的坐佛，顯示是以佛永恆說法的形象為重點，輔以象徵性地表現涅槃的事實。換言之，這類涅槃圖已經脫離敘述性佛傳，成為佛佛相續，永恆說法，也就是法身觀的表現。類似的例子沿用至北魏後期洛陽龍門石窟（圖8），

④⑥ 雲岡僅三例小型涅槃圖，除第11窟以外，還有35、37窟，大致相同。長廣敏雄曾整理雲岡石窟所有佛傳圖的位置，參見氏著，《雲岡の龍門—中國の石窟美術》（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73，再版），頁94-99。蔡宛霖，《雲岡石窟第六窟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石松日奈子著，筱原典生譯，《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89。Sonya Lee, *Surviving Nirvana: Death of the Buddha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8-43.

④⑦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中國北部佛教窟院考古學的調查報告》（以下簡稱《雲岡石窟》）（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3），8-9卷，頁52。《中國石窟·雲岡石窟》2（東京：平凡社，1989），圖83。

④⑧ 此窟內有太和7年（483，主室東壁）與太和19年（495，明窗）題記。石松日奈子，〈雲岡第11窟太和七年義邑造像和武州山石窟寺的變化〉；趙昆雨，〈雲岡第11窟營鑿的幾個問題〉，皆收入雲岡石窟研究院編，《2005年雲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研究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301-308；313-323。

目前僅發現普泰洞北壁以及魏字洞北壁，各在佛龕龕楣上出現一小而簡單如圖案的涅槃圖，在此圖上方區隔出另一稍大的空間，浮雕半跏思惟菩薩接受禮拜供養，這似乎是涅槃與思惟菩薩結合最早的例子。^{④⑨}

北魏後期石窟重要的涅槃佛像出現在甘肅永靖炳靈寺石窟132窟，開鑿年代一般認為在510年代初。^{⑤⑩}此窟三面主壁開龕，造二佛並坐（西），彌勒交腳菩薩（北）與坐佛（南）；東壁門上開龕，內鑿超過兩米長的臥像右側身直貼壁面著床，右臂曲肱而枕，左手平貼身體。頭前方一弟子跪坐撫枕。佛身上方8位弟子，只有3位或舉雙手，或撫胸口，流露哀悼之意，其餘的則平靜地禮敬，或持香爐、鉢與供養物，一位雙手下垂在袖內。此歷史場景與其說是表現哀悼之情，似乎還不如是強調僧團法脈傳承的意義。^{⑤⑪}

炳靈寺石窟132窟涅槃圖雖然不在主壁，但在門口上方與其餘三壁三龕的法華經二佛、彌勒菩薩、釋迦佛同時並列。如此在一個石窟表現多尊主佛，可謂進一步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兼容並蓄地融通多部重要大乘經典信仰。下節將進一步討論此發展。

此外，麥積山石窟西魏127窟正壁龕上方及左右側壁面，描繪「涅槃經變」，包括「佛臥在七寶床上」、「荼毘」及八王分舍利征戰圖，可以說是北朝罕見的題材。同窟左右壁相對位置更繪有西方淨土變（右壁）與維摩詰經變（左壁）；窟頂則繪薩陀太子本生與子本生等。此窟目前被斷代為西魏時期，不過其表現的涅槃變卻與唐代發展關係密切，故擬於下一篇有關唐代涅槃變文章中一併討論。^{⑤⑫}總之，炳靈寺、麥積山石窟北朝末期建立的傳統將延續至北周甘肅各地石窟，如下文即將討論的敦煌428窟，乃至於中原的造像碑。

④⑨ 《中國石窟·龍門石窟》，冊1，圖78、79、91。

⑤⑩ 《中國石窟·炳靈寺石窟》，圖101，頁209文字說明。

⑤⑪ 炳靈寺16窟原為大型臥佛龕，造型與132窟相近，年代較晚。1967年配合建壩而切割搬遷。後於石窟對岸建設臥佛寺，但已無法重現石窟的原貌。

⑤⑫ 張寶璽，〈麥積山石窟壁畫敘要〉，《中國石窟·天水麥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190-200；相關圖版見同書，圖版157-171，解說頁239。西魏135窟正壁佛龕上方亦稱出現「涅槃經變」，已出版圖版辨識不易，有待考證，同書，圖版175-177，解說頁240。北周26窟為帳形窟，窟頂正披左右側也畫有涅槃圖，同書，圖版255、257，解說頁244。

東魏北齊石窟唯一僅見的涅槃圖，是北齊河北南響堂山石窟第五窟，前壁門口上方一鋪涅槃圖，（圖9）明顯延續北魏洛陽龍門石窟普泰洞的樸素風格（圖8），故先在此簡單交代。兩者都是帳幔式方形龕，佛涅槃平躺在壺門形的牙床上，弟子整齊排列。^{⑤③} 南響堂第五窟涅槃圖出現在門口正上方，與正壁主尊釋迦佛遙遙相對，在此窟正壁銜接左壁的上方轉角處還描繪一位半跏思惟菩薩，代表修行。相較於三壁龕尊像，出現在窟門口上方的小涅槃圖，很容易被忽略。北齊風格的雙樹圍繞涅槃龕，大型葉片形如銀杏葉，另外，床側跪坐一位寬袖婦女，頭部損毀，可能是趕來哀悼的佛母，這是罕見的例子。此窟近乎方形底面，三壁三龕，龕內主尊皆是坐佛與一對脇侍比丘，整體簡單而肅穆。依據作者說法，此窟三尊佛代表釋迦、彌勒與阿彌陀佛，筆者認為值得進一步探討。^{⑤④}

從北魏至東西魏石窟的少數涅槃圖例子至少可以觀察到兩點現象。一、涅槃圖沒有出現在佛傳中，成為敘述其生平的一環，而是單獨出現，並多與永恆的佛說法、菩薩修行圖像並列；二、涅槃圖並未成為石窟內的主要圖像。炳靈寺石窟132窟圖像組合與北魏晚期造像碑的表現相似，下文將進一步討論。

七、四面造像碑

前文提到〈李僧智造碑〉與〈薛鳳規造像碑〉都是四面造像的例子（圖6），前者底部近乎方形，後者為常見的正背面（碑陽碑陰）寬，側面窄。北魏四面正方形底部造像碑發展成每面開龕造像，大小相近，並累積多層，向上逐漸削身，形如石塔。例如一個五層石塔共十個佛龕，有如縮小版石窟圖像集合。這類石塔中出現涅槃圖像例子，值得注意。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一塊石造四面像（圖10），^{⑤⑤} 原來可能是石塔的局部。四面各開一龕，涅槃圖之外，三面

⑤③ 「牙床」考證，見揚之水，《曾有西風半點香——敦煌藝術名物叢考》（北京：三聯書店，2012），頁140-148。

⑤④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響堂山石窟》（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7），頁29-33。

⑤⑤ 《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篇冊一，頁154。

開有一佛（或為釋迦佛）二菩薩；阿育王施土禮佛；^{⑤⑥} 與交腳彌勒菩薩。涅槃龕表現佛僵直地垂直躺臥於棺床，身體似乎已經裹上厚布，如圓桶狀。哀悼者表情豐富，前所未見：共五個人緊靠著佛身體，一跪抱佛頭，一右手捶胸，一站立雙手上舉，他們三位皆披長髮，小圓臉張口有如狂喊，第四位低俯身子，長髮撲向佛腳，最後一位則跪在腳後方，臉有鬚，頭戴風帽，身穿披風，左手捧佛腳，右手撫摸前方哀悼者的背部。這五位俗人的模樣很可能來自犍陀羅涅槃圖像，佛滅度後趕來哀悼的拘尸那城末羅族人，代表俗人的參與。^{⑤⑦} 原來在釋迦佛頭前與足部的阿難與迦葉退至後方，他們與激動的末羅族人之間還有四位僧人以淺浮雕表現，姿態一致，都筆直站立並合攏雙手於腰際，顯得安靜。龕楣除了畫一枯一榮的雙樹外，中央有一位坐在茅蓬或洞窟內的禪定僧。類似涅槃圖也出現在一件河南淇縣靈山寺出土，東魏至北齊間的四面造像。^{⑤⑧}

具有異國情調的末羅族人加入佛涅槃圖的構想流行於北朝末期，但末羅族人在哀悼痛哭之外，也出現淡定的形像。一件有名的無紀年四面碑收藏在美國堪薩斯市，根據席克曼（L. Sickman）說法，此碑來自山西西南地區，年代推定在西魏初年（535—540），故時間與地點都接近〈薛鳳規造像碑〉，而可能略晚。^{⑤⑨}（圖11）碑首圓雕雙龍俯首，線條流暢，對稱而華麗。為節省篇幅，暫且將討論聚焦在碑陽下半部，中央區劃出來的縱狹長空間，上方雙樹小屋頂下為禪坐佛，下方是不同尋常的涅槃圖。茶毘的前刻，佛全身裹著屍衣平放在簡單的床座上，類似圖像早見於犍陀羅。^{⑥⑩} 首尾各站立一位比丘雙手合攏，上方兩位坐姿披髮末羅族人，各以內側手抓著長髮，外側手下垂，左右對稱。不論比丘或末羅族人都表現哀傷過後的平靜，延續龍門普泰洞以及南響堂山淡定

⑤⑥ 李靜杰，〈定光佛授記本生圖考補〉，《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年2期，頁67-72。

⑤⑦ 釋迦佛臨入滅前，要求阿難「入拘尸那竭城，告諸末羅」，請末羅族人來聽法。《長阿含經》，卷4，大正藏1/1，頁26、28-29。宮治昭，李萍譯，《犍陀羅美術尋蹤》，頁113-114。

⑤⑧ 王景荃主編，〈靈山寺四面造像碑〉，《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頁320-321。

⑤⑨ 感謝陸聆恩博士協助，取得Kansas City Nelson Atkins Museum of Arts 提供圖版。Laurence Sickman,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 The Pelican History of Art*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0), pl. 67, p. 107.

⑥⑩ 栗田功編著，《ガンダーラ美術I 佛傳》，頁234。

的姿態（圖8、9）。此碑碑陽上方主龕外側還有小型文殊維摩，與一對思惟菩薩。更有趣的是，此碑也出現佛誕的圖像，但已經被擠到狹窄的碑側空間，作為附屬圖像。禪定與涅槃的結合才是此碑重點，此主題將繼續發展於北齊。

最後，再回到方形四面造像碑或石塔的討論。石塔重層構造，每一龕圖像各自獨立，有如各種佛教圖典大集結，各自簡單地表現一個故事，如佛傳、本生、涅槃、佛說法圖、更加入《法華經》、《維摩經》等等。有些石塔由多層個別切割的石塊組合而成，如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圖10），推測可能方便游化鄉間的僧人攜帶，作為教化工具。^{⑥1}就石塔內在結構而言，圖像各自獨立性強，彼此之間的連結性較為鬆散。再舉一例，陝西西安出土一件由一塊石頭刻成的北魏五層石塔，也有包括佛誕與涅槃的畫面，體積相對地短小，若需移動並不困難。^{⑥2}我們值得思考多層四面石塔圖像所表現的集合式構成，亦即以石塔多層圖像提要式地表現多部經典的要義，並做為宣教工具的可能性。不過，並非所有四面石塔及多層四面造像都具有可移動性，河南地區的四面造像碑就偏向巨大而沉重。

八、涅槃圖與思惟、禪定像

六世紀中葉，大約在北齊周時期，中原地區涅槃圖逐漸流行，表現多樣化，例如河北曲陽修德寺出土一件北齊無題記大理石殘佛座的表現。造像主尊為雙思惟菩薩像，現僅殘存腳部。佛座背面開龕，淺浮雕涅槃的兩景：佛平臥於床以及封棺。（圖12）棺首站立一比丘，另有八位哀悼者圍繞，或撫棺或撫摸佛身，有如大阪市立美術館前例（圖10），此外，龕內最左側還有一位俗人

⑥1 除了甘肅省收藏數件石塔外，最有名的大批收藏在山西省長治市沁縣南涅水石刻博物館，2013年定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有關遊化僧人的討論，參考劉淑芬，〈中國撰述經典與北朝佛教的傳布——從北朝刻經造像碑談起〉，《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158-167。

⑥2 陝西西安市出土北魏五層石塔中有一例出現涅槃圖，塔最底層四面出現佛傳：樹下誕生、九龍灌頂、初轉法輪與涅槃。上四層則為多佛、彌勒菩薩等，高僅71公分，方形底每邊長17公分；參見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編，《西安文物精華：佛教造像》（西安：世界圖書出版，2010），no. 30，頁36-37。

側身站立。^{⑥3} 此造像中的涅槃圖獨立於佛傳之外，而與思惟菩薩結合。這一點前文討論造像碑題記時也注意到同樣的現象。

另一件北齊大理石造像，不但是涅槃與思惟像組合，還出現佛傳新圖像。此即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北齊天保十年（559）銘「龍樹思惟像」，尊像已不存，僅存像座。^{⑥4} 四面出現幾乎完整的「四相成道」：佛誕（正面）、說法（右側）、涅槃（左側），與苦修禪定（背面）。（圖13a-d）涅槃圖頗單純，佛平臥於床上，十二位偏袒右肩僧人，一位在佛頭前五體投地哀泣，一位在佛足後方，左手舉向胸前，也是哀傷狀；其餘十位環繞跪坐，背景為八棵分叉的連理樹。（圖13b）相對的，背面禪坐像取代古典四面成道中的「降魔成道」，^{⑥5} 是具有新意的圖像卻甚少被討論，在此略做說明。（圖13d）畫面右方四位裸上身，結跏趺坐禪定像，代表由初禪進入四禪定。最初，菩薩禪定六年修四禪之法，接受供養後，在菩提樹下將成正覺前，先「示現四禪」。^{⑥6} 釋迦佛最終將入涅槃前也要先修四禪定，「從四禪起，乃般涅槃。」^{⑥7} 圖像的左半邊分成兩段描述菩薩成正覺前的準備，靠中央是菩薩接受兩位女子聚集乳牛提煉乳麋，以金鉢供養，最左側是菩薩脫衣入尼連禪河澡浴，淨潔身心，準備禪定。^{⑥8} 圖中身如幼童的菩薩右手向上攀枝上岸，接受天人與樹神的護持。^{⑥9}

^{⑥3} 河北博物院編，〈雙思惟菩薩像基座〉，《北朝壁畫·曲陽石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no. 47，頁218。

^{⑥4} 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本文編，頁296，圖版編二（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圖394、395。圖版參見，東京國立博物館網頁：<http://webarchives.tnm.jp/imgsearch/show/C0050197>。上網查詢2015/6/16。

^{⑥5} 「降魔成道」，如敦煌莫高窟北魏254窟、263窟，北周428窟，樊錦詩主編，《敦煌石窟全集4·佛傳故事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頁32-45。

^{⑥6} 西晉竺法護譯（308），《普曜經》，〈六年勤苦行品〉，卷5、〈行道禪思品〉，卷6，大正藏3/186，頁511上、521下。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精進苦行品〉，卷25，大正藏3/190，頁767中-下，頁793上。

^{⑥7} 《長阿含經》，卷4，大正藏1/1，頁26中。

^{⑥8} 釋迦佛沐浴尼連禪河的圖像也出現在榆林窟3窟壁畫，年代為西夏。此圖像與北宋新譯《八大靈塔梵讚》有關，參見樊錦詩，〈禮拜八大靈塔—解讀佛陀傳記〉，作者主編，《敦煌石窟全集4·佛傳故事畫卷》，頁182-184；圖版214，頁225。

^{⑥9} 兩種說法分別參見，《普曜經》，卷5，大正藏3/186，頁512上；《佛本行集經》，卷26，頁771下-772上。

思惟即菩薩禪定之始。釋迦佛為太子時，出遊觀耕，在樹下思惟，「坐禪三昧而不動搖，降伏諸魔，闇蔽悉除。」被視為後日成正覺的徵兆。^{⑦⑩}同樣的，彌勒菩薩也是「坐彼（龍花）樹下成無上道果。」^{⑦⑪}所以，龍華思惟象徵過去與未來佛證得佛果的開始與完成。這件天保十年造像是由比丘與比丘尼帶領一群信女製作，^{⑦⑫}題記除了人名外，僅簡單地提到：「敬造龍樹思惟像一軀，通光□丈三尺半。」此佛座的佛傳圖像，重點在強調苦修禪定，反映出僧尼對於大乘菩薩行禪定證道的生動解釋。其次，還可以進一步考慮，「龍樹思惟像」既是彌勒也是釋迦，正如前述，北魏〈薛鳳規等造像記〉所宣揚（圖6），佛身無定形，隨緣示現不同身份，不受時空限制。總之，此四組佛傳畫面，反映出佛佛相續，佛法永住世間的基本概念，同時強調禪定修行，這與主尊思惟像也能呼應。前述堪薩斯藏石碑涅槃圖（圖11），以及河北曲陽雙思惟菩薩像殘座，在涅槃圖的上方三尊禪定比丘像，都是表現禪定修行的主題（圖12）。

另一件芝加哥藝術館收藏，紀年西魏大統十七年（551）造像碑，碑陰也出現涅槃與思惟菩薩、過去七佛禪定像主題的組合（圖14）。學者Sonya Lee曾就涅槃圖形式演變詳細討論此碑，^{⑦⑬}本文不擬重複，但指出其一對涅槃圖與曲陽修德寺出土雙思惟菩薩座下的涅槃（圖12）極為相近。芝加哥造像碑整體裝飾華麗，碑陰題記上方圖像縱分三層，每一層又分左右兩段。中層左右各一龕立佛五尊像，根據題記，主尊皆彌勒像；^{⑦⑭}下層右龕主尊為禪定坐佛，左龕被破壞，但很可能也是禪定佛，符合對稱的作法。最上層兩幅涅槃圖，與曲陽雙思

⑦⑩ 《普曜經》，〈坐樹下觀犁品〉，卷3，大正藏3/186，頁499下。《佛本行集經》，〈精進苦行品〉，則稱樹下觀犁禪定是初禪，向菩提道之始，卷25，大正藏3/190，頁769下。

⑦⑪ 《佛說彌勒下生經》，大正藏14/453，頁421下。

⑦⑫ 寧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間的女人結社〉，《北京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5期，頁16-19。

⑦⑬ Sonya Lee, *Surviving Nirvana: Death of the Buddha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pp. 53-59. 作者以為此二幅涅槃圖構圖對稱，代表佛法身與生身。筆者對此說法表示保留。

⑦⑭ 參考Sonya Lee, *Surviving Nirvana: Death of the Buddha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附錄1, p. 273，抄錄題記，碑陽中層左右龕都出現：「當陽彌勒像…」（人名不可識）。

惟菩薩座下的兩段涅槃—「臥床」與「封棺」相似，只不過佛身非平躺而是垂直右側着床，而且弟子們姿態更為肅穆穩重。

以上對北朝末期造像碑的觀察發現，涅槃圖開始出現在石碑碑陽或碑側，可謂頗受重視。不過，涅槃圖仍然不是中央最大的主尊或主題，而是搭配佛說法、二佛並坐、思惟菩薩或禪定像，共同出現。如東博藏「龍樹思惟像」（556）佛座所見，涅槃也與佛誕或佛傳共同出現，卻強調禪修成正覺。最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文所示，自北魏末年，〈薛鳳規造像碑〉題記中自稱身處亂世，「自慨苦空。弗逢斯世（佛出世）。然苦海遐淪。非精超不越。」因而勉勵世人，精進修行菩薩道；並且此碑也刊刻一對「思惟佛」。到了北齊周時期，思惟菩薩或禪定像與涅槃更頻繁地一起出現，這現象也可以從當時強烈的末法思想勃興現象來觀察。

九、禪定與現世危機

中國北朝後期，一方面《涅槃經》、《法華經》等大乘佛典宣揚的法身觀思想深入人心，然而面對混亂的世局，釋迦佛久遠前已涅槃，眼前無佛可依靠，末法危機日益迫切。東魏北齊僧團的官方領導人法上（495—580），九歲讀《涅槃經》，十二歲出家，不久即以講經聞名。後值北魏末年亂世，艱困中猶「專意涅槃」。後來受東魏大將軍高澄（521—549，追尊北齊文襄帝）邀請至鄴都講經，東魏至北齊近四十年間，法上擔任僧團領導，統理僧尼二百餘萬人。他在鄴都西邊，今安陽縣清涼山村建立合水寺，後改名修定寺，「山之極頂造彌勒堂。」^{⑦⑤} 佛教史上記載一段軼事，法上回答朝鮮高句麗國大丞相派遣使者的問題，稱釋迦佛「滅度已來至今，齊代武平七年丙申（576），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⑦⑥} 亦即，佛涅槃至今已1465年。

^{⑦⑤} 董家亮，〈安陽修定寺塔建造年代考〉，《佛學研究》，2007年，頁189-19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陽修定寺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⑦⑥} 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12，大正藏49/2034，頁104下；道宣，〈釋法上〉，《續高僧傳》，卷8，大正藏50/2060，頁485中。

若依據約10年前那連提耶舍翻譯，並流行於世的《大集月藏經》說法，即將進入佛涅槃後第四個五百年。^{⑦⑦} 在此前兩年，北周武帝宣布滅佛並且開始攻打北齊，577年，隨著北周統一北方，滅法危機全面出現。法上隱居深山修習如故，並發「願若終後，覲覩慈尊。如有殘年，願見隆法。更一頂禮慈氏如來。」^{⑦⑧} 在滅法危急之際，他預先造彌勒堂，並發願往生兜率天彌勒面前，以期佛法再興，如同東晉道安（314—385）誓願往生兜率天。^{⑦⑨} 他們堅定立志，追隨釋迦佛等過去賢劫千佛成佛的軌跡，漸次修行，往生兜率天，等待彌勒下生娑婆世界。

那連提耶舍稍後翻譯的《大集日藏經》解釋何謂末法時期，明白提示坐禪修行的關鍵重要性：

若不坐禪則不能得於三摩提，乃至不得第四之果，乃至不得寂滅三昧，是則名為末法世時。^{⑧⑩}

若修行者不坐禪則不能深入佛法三昧，更不能進入四禪定，體會法身寂滅三昧。那麼佛法必將消失於人間。

末法危機意識促成北朝末年高僧深入修行，提倡革新思想。例如淨土宗始祖道綽（562—645）主張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提倡修福懺

⑦⑦ 「於我滅後五百年中，諸比丘等，猶於我法解脫堅固；次五百年，我之正法，禪定三昧，得住堅固；次五百年，讀誦多聞，得住堅固；次五百年，於我法中，多造塔寺，得住堅固；次五百年，於我法中，鬪諍言頌，白法隱沒損減堅固。」那連提耶舍譯（566），〈月藏分〉第12，《大方等大集經》，卷55，（又稱大方等大集月藏經）大正藏13/397，頁363中。北朝末年關於末法思想以及時間的多種說法，參見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ure Time---Studies in a Buddhist Prophecy of Decline* (Berkeley, California: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92).

⑦⑧ 〈釋法上〉，《續高僧傳》，大正藏50/2060，頁485下。

⑦⑨ 「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道安傳見慧皎，《高僧傳》，卷5，大正藏50/2059，頁351下至353上。

⑧⑩ 那連提耶舍譯（585），〈日藏分〉，《大方等大集經》，卷40，（又稱大方等大集日藏經）大正藏13/397，頁266下。

悔，稱念佛名，禪定觀佛，並深刻影響初唐淨土大師善導（613—681）。^{⑧1}

但也有更為激進的在野高僧如慧思（515—577），認同正法僅五百年，而且當時已經進入悲慘的末法時期。^{⑧2} 慧思是隋代天台大師智顗（538—597）的導師，後來被尊為天台二祖。年輕時苦修誦經與禪觀，「夢彌勒、彌陀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從彌勒與諸眷屬，同會龍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⑧3} 夢中屢有祥瑞徵相，如彌勒與彌陀佛親為說法，故造二佛像供養。又夢見跟隨彌勒，龍華樹下聽法。有如末法深淵中忽見大火炬，大為感動。他主張滅法大難即至，應避開世間，入山苦修，「常得經行修諸禪。願得深山寂靜處。」在深山懺悔修行，延長壽命，等待彌勒佛出世。^{⑧4} 他推崇坐禪、禪定功德勝於講經，「但使發心欲坐禪者，雖未得禪定，已勝十方一切論師，何況得禪定。」^{⑧5} 慧思提倡禪觀與誦經解義並行，對南北朝佛教界的禪觀修行影響遠大。^{⑧6}

北齊文宣帝重視禪觀，坐禪風氣大盛；如學者倉本尚德等指出，北朝後期在鄴都周邊，太行山脈一帶聚集許多修行僧人。^{⑧7} 北齊時期，僧稠（480—560）被少林寺佛陀禪師稱讚為「自葱嶺已東，禪學之最。」他曾為文宣帝傳

⑧1 道綽，《安樂集》卷下，大正藏47/1958，頁18中。加藤弘孝，〈內在的危機としての末法思想—道綽を中心にして—〉，《佛教大學大學院紀要》，36（2008.3），頁1-14。

⑧2 〈釋慧思〉，《續高僧傳》，頁562下-564上。川勝義雄，〈中國的新佛教形成へのエネルギー—南嶽慧思の場合〉，《中國人の歴史意識》（東京：平凡社，1986），頁168-225。九米原恆久，〈末法得脱への諸論〉，《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5: 1（1986），頁86-89。若江賢三，〈中國における正像末三時の年代觀—南岳慧思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哲學研究所紀要》，5（1989），頁1-23。

⑧3 〈釋慧思〉，《續高僧傳》，頁562下。

⑧4 慧思，〈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大正藏46/1933，頁791下。

⑧5 慧思，《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卷上，大正藏46，頁692上。

⑧6 鶴田大吾，〈南岳慧思における禪觀の考察—禪觀至上主義をめぐる—〉，《佛教學研究》，64（2008），頁91-113。

⑧7 倉本尚德，〈林慮山と白鹿山—北朝時代の太行山脈一帯における僧の修行地の問題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61: 2（2013.3），頁249-271；同作者，〈北朝・隋代の無量壽・阿彌陀像銘—特に《觀無量壽經》との關係について〉，《佛教史學研究》，52: 2（2010），頁1-30。

授禪修法門並授菩薩戒，備受皇室禮遇。僧稠禪法的關鍵理論便是依據《涅槃經》四念處法，門人將其禪法刊刻在生前禪修窟，今河南安陽小南海中窟。^{⑧⑧}

十、涅槃與法華合為一體—敦煌莫高窟428窟

學者賀世哲指出，「敦煌莫高窟的涅槃圖像出現較晚，始見於北周建平公于義開鑿的第428窟西壁。」^{⑧⑨} 428窟是莫高窟最早的大型中心柱窟，其圖像表現既綜合北魏以來圖像的發展，又有對敦煌而言，別創新意的圖像。學者施萍婷、李玉珉等均曾對此窟做過周密的討論。^{⑧⑩}

428窟中心塔柱前窟頂人字披上，詳盡描繪佛傳故事，以佛誕前後吉慶祥瑞為主，宮中生活為輔，至初轉法輪為止，可以說是北魏早期佛誕祥瑞圖像的復興。^{⑧⑪} 但是此窟內最主要的畫面畢竟不是人字披，而是面積更大的四壁。

此大型中心柱四面開龕，造像表現結構單純而一致，都是一佛二弟子，佛結跏趺坐說法。更引人注目的是四壁壁畫多元的表現，顯示此窟壁畫內容已經趨向於集合式。本文限於篇幅，將注意力集中在西壁。主要中段畫面分成五

⑧⑧ 〈釋僧稠〉，《續高僧傳》，頁553中-555中。冉雲華，〈敦煌文獻與僧稠的禪法〉，《華岡佛學學報》，6（1983.12），頁73-103。顏娟英，〈北齊禪觀窟的圖像考——從小南海石窟到響堂山石窟〉，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學報》，70（1998），頁375-440。稻本泰生，〈小南海中窟と滅罪の思想—僧稠周辺における実践行と『涅槃經』『觀無量壽經』の解釈を中心に〉，《鹿園雜集：奈良国立博物館研究紀要》，4（2002），頁1-44。

⑧⑨ 賀世哲，〈敦煌莫高窟的《涅槃經變》〉，《敦煌研究》，1986年1期，頁1-26。此文收入作者論文集時，做了相當大幅度修改，稱敦煌壁畫涅槃圖始見於北周，但有兩幅，除莫高窟428窟之外，西千佛洞第8窟也有一例，此因為筆者未見圖版，留待將來討論。參見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涅槃經變〉，《敦煌石窟論稿》（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4），頁283-342。

⑧⑩ 施萍婷，〈建平公與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頁144-150。李玉珉，〈敦煌四二八窟新圖像源流考〉，頁1-25。施萍婷、賀世哲，〈近承中原 遠接西域—莫高窟第428窟研究〉，《敦煌石窟·莫高窟第四二八窟》（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8）。

⑧⑪ 這一系列共87個佛傳圖像，相關佛誕至嬰兒期共46個，宮中生活到出家共36個，最後5個畫面表現五比丘皈依與初轉法輪，沒有降魔成道畫面。參見樊錦詩，《敦煌石窟全集 4·佛傳故事畫卷》，頁54-55。

個並列圖像，自北側開始為二佛並坐、涅槃圖、說法圖、佛塔、說法圖。（圖15）涅槃佛右側垂直臥，保持雙手直伸的形式（圖15a），圍繞身後有一排弟子與一排在家人，後者身著白衣，頭上垂下長，或為前述拘尸那城末羅族人代表，背景為兩組一榮一枯的雙樹共四棵。^⑩雖然圍繞佛身後的人物頗眾，但是他們排列整齊近乎靜態，弟子大多雙手合什禮讚，僅有一位弟子雙手放在佛身光上，以及與他呼應的最外側白衣居士，右手高舉表示哀嘆。

西壁一系列圖像中出現的佛塔頗為罕見，值得注意。關於此塔的名稱有不正一種說法，或稱金剛寶座式塔，或稱為五分法身塔，仍無定論。^⑪（圖15b）簡單來說，佛塔一組五塔，中央大塔有塔基、塔身與塔剎三部分，非常講究。佛塔兩側有四天王合掌禮拜供養，上方一對天人各高舉內側手臂，或供養香花。塔身共兩層，上層畫禪定佛與二菩薩，下層畫佛右脇誕生，可謂以佛塔信仰為主題，涵蓋禪定、涅槃、與佛誕思想的概念式組合。

若依觀象者先見臥佛的頭部再至腳的順序，可以確定西壁五個圖像順序為，說法圖、佛塔、說法圖、涅槃圖、二佛並坐。（圖15）^⑫

五幅畫主導為代表《法華經》的二佛並坐與說法圖。早自北魏早期雲岡石窟便處處可見二佛並坐圖。^⑬何以《法華經》對中國佛教文化影響如此之廣大？簡單歸納出兩因素：一則此經主張人人皆可成佛，只要聽聞受持此法都可以得到成佛授記，是廣開大門的一乘教。二則此經宣稱，佛涅槃後，只要供養

⑩ 舉哀者頭部細節，參見《敦煌石窟全集4·佛傳故事畫卷》，圖30，頁49。釋迦腳前有一位跪坐，手握佛足，身穿白衣的人，施萍婷推測為「百歲貧婦」趕來哀悼，參見施萍婷、賀世哲，《敦煌石窟·莫高窟第四二八窟》，頁12。

⑪ 五分法身塔說法，見施萍婷，〈關於莫高窟四二八窟的思考〉，《敦煌研究》，1998年2期，頁12；施萍婷、賀世哲，〈近承中原 遠接西域—莫高窟第428窟研究〉；金剛寶座式塔說法，見樊錦詩，《敦煌石窟全集4·佛傳故事畫卷》，頁49，圖27。賴奧瑜，《敦煌莫高窟四二八窟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頁51-58。本文暫時簡稱為五方塔，是以大塔為中心，四方各一小塔組成之意。

⑫ 施萍婷以為此窟觀像順序是由北壁開始至西壁而接南壁，見《敦煌石窟·莫高窟第四二八窟》，頁10。

⑬ 施萍婷，〈關於莫高窟四二八窟的思考〉，頁12；據作者估算，僅曇曜五窟就有120鋪二佛並坐。

佛塔、造佛像，人人都可依此功德而成佛。無論自作或請他人造塔像，大小不拘，都能獲得至高功德回饋。⁹⁶

乃至童子戲，聚沙為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若人為佛故，建立諸形象，刻雕成眾相，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寶成，瑜鍔赤白銅，……彩畫作佛像，百福莊嚴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⁹⁷

二佛並坐圖像流行於北朝應歸功於此重要因素。⁹⁸ 不過，代表《法華經》思想的圖像是否僅限於二佛並坐？今後討論《法華經》圖像時，也應思考多部佛經的交涉互融。在此試討論《法華經》與涅槃及佛塔的關係。

《法華經》設定佛說此經的時間在涅槃前夕，代表佛說法的終結，並再三叮囑造塔。《法華經》強調佛塔不但是供養過去佛舍利，更視其為法身的象徵。《法華經》借用佛說法、涅槃、起塔過程，連結現在與過去佛，以及無數被授記的將來佛。佛塔有如循環出現，佛佛傳承的火種，也是佛法身。

以塔連結釋迦與過去佛，最鮮明的圖像莫過於〈見寶塔品〉，釋迦佛說法華經時，空中現寶塔，多寶佛為證明經法的真實而湧現。釋迦進入塔內，宣稱他：「不久當入涅槃，佛欲以此妙法華經付囑有在。」⁹⁹ 二佛並坐的一刻，釋迦預告他將入滅，而《法華經》將永遠傳承、存在。依此理解北周敦煌428窟西壁所畫五幅圖像，應該能理解法華與涅槃關係密切，並進一步推論，此壁面圖像是以法華信仰為主軸，融合涅槃圖像。

⁹⁶ 平川彰，〈大乘佛教における法華經の位置〉，《講座・大乘佛教4—法華思想》（東京：春秋社，1983），頁1-24。《妙法蓮華經》，卷1，8下-9上。

⁹⁷ 《妙法蓮華經》，卷1，〈方便品〉，大正藏9/262，頁8下-9上。

⁹⁸ J. Leroy Davidson, *The Lotus Sutra in Chinese Art. A Study in Buddhist Art to the Year 10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 施萍婷、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法華經變〉，《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冊3（北京：平凡社、文物出版社，1981）。百橋明穗，《百橋明穗美術史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3），頁9-30。林保堯，《法華造像研究—嘉登博物館藏東魏武定元年石造釋迦像考》（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3）。賀世哲，《敦煌石窟全集7·法華經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

⁹⁹ 《妙法蓮華經》，卷4，31中-32下。

隋代法華信仰達到高峰，敦煌420窟覆斗形窟頂自西、南、東至北披描繪有名的法華經變相圖，包括二佛並坐以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多幅連續性涅槃圖包括荼毘出現在二佛並坐的旁邊。誠如研究者指出，此為《法華經》中的涅槃圖，或者說是以《法華經》為主，吸收了涅槃系列圖像^⑩。窟頂繁密的畫面中，塗金色右側臥佛姿態柔軟而生動，完全掃除428窟涅槃佛的僵硬感，呈現嶄新的風格（圖16）。

小結

北魏早期以佛誕為主題的佛傳頗受歡迎，佛誕具有祥瑞吉慶的象徵，也配合彌勒菩薩與本生故事，傳達出佛佛相續，永恆的法身信仰。涅槃圖沒有出現在這類佛傳中，成為象徵釋迦佛生平的一環，而是單獨出現在石窟中，與永恆的佛說法圖像、菩薩修行圖像並列。

北朝末年造像碑提供涅槃圖較為多元而生動表現的可能性。涅槃與思惟菩薩、禪定像的組合頗為有趣。這有可能與當時涅槃思想的興起，強烈的末法時代危機感有關。

涅槃圖雖然出現在北朝石窟中，但從未成為石窟內的主要圖像。北朝末，甘肅一帶石窟開始出現較為重要的涅槃壁畫或塑像。敦煌莫高窟北周428窟大型中心柱窟內的西壁，首次出現較大畫面的涅槃圖，這時象徵佛法傳承的涅槃圖被融入更為流行的法華經圖像一部分。隋代420窟法華經變中的涅槃佛生動的形像，掃除過去佛去世的僵硬感，表現佛法生生不息，無寧說是符合中國人的願望。

本文有關北朝涅槃圖像暫告一段落，至於下階段唐代的嶄新發展將另外撰文討論。

（責任編輯：許曉昀）

^⑩ 下野玲子，〈敦煌莫高窟第420窟法華經變相圖に関する試論〉，《會津八一紀念博物館研究紀要》，6（2004），頁39-52。郭祐孟，〈敦煌法華主題洞窟初探〉，《蘭州大學學報》，2006年4期，42-59。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大正新修大藏經》的資料引用是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CBETA)的電子佛典系列光碟(2014)。引用《大正新修大藏經》出處是依冊數、經號、頁數、欄數、行數之順序紀錄。

《魏書》，肅宗紀第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段801。

近人論著

九米原恆久

1986 〈末法得脫への諸論〉，《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5：1，頁86-89。

Kumehara, Tsunehisa

1986 “Opinions on Rebirth into and Escape from the Latter-Days Period,”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35: 1, pp. 86-89.

川勝義雄

1986 《中國人の歴史意識》，東京：平凡社。

Kawakatsu, Yoshio

1986 *Chūgokujin no rekishi ishiki*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kyo: Heibonsha.

下野玲子

2004 〈敦煌莫高窟第420窟法華經變相圖に関する試論〉，《會津八一紀念博物館研究紀要》，6，頁39-52。

Shimono, Akiko

2004 “Tonkō Bakkōkutsu dai 420 kutsu Hokekyō hensōzu ni kansuru shiron (An Essay on the Illustrations of the *Lotus Sutra* in Cave 420 of the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Bulletin of Aizu Museum, Waseda University*, 6, pp. 39-52.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1985-1989 《中國美術全集・II，雕塑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5-1989 *Zhongguo meishu quanji II: Diaosu bia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rt), Beiji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王惠民

2006 〈彌勒信仰與彌勒圖像研究論著目錄〉，《敦煌學輯刊》，4，頁173-184。

Wang, Hui-min

- 2006 “Mile xinyang yu mile tuxiang yanjiu lunzhe mulu (Bibliography on the Studies of Maitreya Worship and Maitreya Images),” *Journal of Dunhuang Studies*, 4, pp. 173-184.

王裕昌、魏文斌

- 2010 〈麥積山早期洞窟的彌勒造像與信仰〉，《敦煌研究》，3，頁34-41。

Wang, Yu-chang; Wei, Wen-bin

- 2010 “The Early Image of Maitreya in Maijishan Grottoes and the Belief of Maitreya Buddha,” *Dunhuang Research*, 3, pp. 34-41.

王靜芬（毛秋瑾譯）

- 2011 《中國石碑：一種象徵形式在佛教傳入之前與之後的運用》，北京：商務印書館。

Wang, Jing-fen; Mao, Qiu-jin, tran.

- 2011 *Chinese Steles: Pre-Buddhist and Buddhist Use of a Symbolic For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天水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編

- 1998 《中國石窟·天水麥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

Maijishan Grotto Art Institute, ed.

- 1998 *The Grotto Art of China. The Maijishan Grottoe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

- 1937 《響堂山石窟：河北河南省境における北齊時代の石窟寺院》，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
1953 《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的調査報告》，第8-9卷，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Mizuno, Seiichi, and Nagahiro, Toshio

- 1937 *The Buddhist Cave-Temples of Hsiang-T'ang-Ssu on the Frontier of Honan and Hopei*, Kyoto: Academy of Oriental Culture, Kyoto Institute.
1953 *Unkō sekkutsu: Seireki goseiki ni okeru Chūgoku Hokubu Bukkyō Kutsuin no kōkogakuteki chōsa hōkoku* (Yungang Grottoes: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the Buddhist Cave Temples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5th Century), vol. 8-9, Kyoto: Academy of Oriental Culture, Kyoto Institute.

平川彰編

- 1983 《講座・大乘佛教4—法華思想》，東京：春秋社。

Hirakawa, Akira, ed.

- 1983 *Kōza daijō bukyō 4: Hokke shisō* (Course on Mahayana Buddhism 4: Thoughts on the Lotus Sutra), Tokyo: Shunjusha Publishing Company.

冉雲華

- 1983 〈敦煌文獻與僧稠的禪法〉，《華岡佛學學報》，6，頁73-103。

Jan, Yuen-hua

- 1983 “The Four Tun-huang Manuscripts and the Dhyāna Method of Seng-ch’ou (480-560),”
Hwakang Buddhist Journal, 6, pp. 73-103.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編

- 1986 《中國石窟·炳靈寺石窟》，東京：平凡社。
Cultural Relics Working Team of Gansu Province, ed.

- 1986 *The Grotto Art of China. The Binglingsi Grottoes*, Tokyo: Heibonsha.

加藤弘孝

- 2008 〈內在的危機としての末法思想—道綽を中心にして—〉，《佛教大學大學院紀要》，36，
頁1-14。

Kato, Hirotaka

- 2008 “Belief in the Period of the Last and Decadent Dharma as an Inherent Cri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ao-Ch’o,” *Memoirs of the Postgraduate Research Institute, Bukkyo
University*, 36, pp. 1-14.

石松日奈子著，筱原典生譯

- 2012 《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Ishimatsu, Hinako; Shinohara, Norio tran.

- 2012 *Buddhist Images in the Northern Wei Period*,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有鄰館學藝部編集

- 1977 《有鄰館精華》，京都：藤井齊成會。
Curatorial Department of Yurinkan Museum, ed.
1977 *Yurinkan seika* (Treasured Collection from Yurinkan Museum), Kyoto: Fujii Saiseikai.

西安碑林博物館

- 2000 《西安碑林博物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Xi’an Beilin Museum

- 2000 *Xi’an Forest of Stone Tablets Museum*, Xi’an: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編

- 2010 《西安文物精華：佛教造像》，西安：世界圖書出版。
Xi’an Municip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ed.
2010 *Buddhism Statue*, Xi’an: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百橋明穗（王云等譯）

- 2013 《東瀛西域：百橋明穗美術史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Donohashi, Akio; Wang, Yun, et al., eds.

- 2013 *Dong ying xi yu: Baiqiao mingsui meishu shi lunwen ji* (Collected Essays by Donahashi
Akio), Shanghai: Shanghai shuhua chubanshe.

阮榮春

- 1984 〈孔望山摩崖造像年代考辯〉，《南京藝術學院學報》，4，頁44-52。

Ruan, Rong-chun

- 1984 “Kongwangshan moyai zaoxiang niandai kaobian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Dating of the Cliffside Statues at Kongwang Mountain),” *Journal of Nanjing Arts Institute*, 4, pp. 44-52.

李玉珉

- 1993 〈敦煌四二八窟新圖像源流考〉，《故宮學術季刊》，10卷4期，頁1-34。

Lee, Yu-min

- 1993 “Dunhuang 428 ku xin tuxiang yuanliu kao (On the Origin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Illustrations from Cave 428 at Dunhuang),”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10: 4, pp. 1-34.

李靜杰

- 1996 〈造像碑佛本生本行故事雕刻〉，《故宮博物院院刊》，4，頁66-83。
2001 〈定光佛授記本生圖考補〉，《故宮博物院院刊》，2，頁67-72。

Li, Jing-jie

- 1996 “Zaoxiang beifo bensheng benxing gushi diaoke (Carvings about the Life Stories and Acts of the Buddha on Sculpture Tablets),” *Palace Museum Journal*, 4, pp. 66-83.
2001 “Dingguangfoshouji benshengtu kaobu (A Study of Dipankara-Jataka),” *Palace Museum Journal*, 2, pp. 67-72.

佛教拓片研讀小組編

- 200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北魏紀年佛教石刻拓本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Examination Team on the Buddhist Rubbings, ed.

- 2002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cang beiwei jinian fojiao shike tuoben mulu* (Chronological Catalogue of Northern Wei Buddhist Stone Rubbings Collected by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t Academia Sinica),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羅伯特·沙夫（夏至前、夏少偉譯）

- 2009 《走進中國佛教—《寶藏論》解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rf, Robert H. (Xia, Zhi-qian, Xia, Shao-wei, trans.)

- 2009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Reading of the Treasure Store Treatise*,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 1983 《安陽修定寺塔》，北京：文物出版社。

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1983 *Anyang Xiudingsi ta* (Xiuding Temple Pagoda in Anyang),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河南博物館編；王景荃主編

- 2009 《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鄭州：大象出版社。

Henan Museum; Wang, Jing-quan, ed.

2009 *Stone Buddhist Statues of Henan*, Zhengzhou: Daxiang chubanshe.

河北博物院編

2013 《北朝壁畫·曲陽石雕》，北京：文物出版社。

Hebei Museum, ed.

2013 *Beichao bihua: Quyang shidiao* (Mural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nd Stone Carvings in Quyang),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長廣敏雄

1969 《六朝時代美術の研究》，東京：美術出版社。

Nagahiro, Toshio

1969 *The Representational Art of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Tokyo: Bijutsu Shuppan Holdings Co. Ltd..

松原三郎

1995 《中國佛教雕刻史論》，東京都：吉川弘文館。

Matsubara, Saburo

1995 *Chūgoku bukkō chōkoku shiron*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Tokyo: Yoshikawa Kobunkan.

林久稚（林保堯）譯，平川彰等著

1987 《法華思想》，臺北：文殊出版社。

Hirakawa, Akira et al.; Lin, Jiu-zhi (Lin, Bao-yao), trans.

1987 *Fahua sixiang* (Thoughts on the Lotus Sutra), Taipei: Wenshu chubanshe.

林保堯

1993 《法華造像研究—嘉登博物館藏東魏武定元年石造釋迦像考》，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Lin, Bao-yao

1993 *Fahua zaixiang yanjiu—jiadeng bowuguan cang dongwei wuding yuannian shizao shijia xiang kao* (Image-Making of the Lotus Sutra: On the Stone Statue of Buddha Sakyamuni Dated the First Year of the Wuding Era in the Eastern Wei Dynasty Collected by the 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 Taipei: Artist Publishing Company.

周到

1978 〈劉根造像〉，《河南文博通訊》，3，頁41-43。

Zhou, Dao

1978 “Liugen zaixiang (Construction of Statues by Liu Gen),”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3, pp. 41-43.

周錚

1990 〈北魏薛鳳規造像碑考〉，《文物》，8，頁58-65。

Zhou, Zheng

- 1990 “Beiwei Xue feng-gui zaoxiangbei kao (Xue Fenggui Sculpture Tablet from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Cultural Relics*, 8, pp. 58-65.

俞偉超、信立祥

- 1981 〈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文物》，7，頁8-15。

Yu, Wei-chao, and Xin, Li-xiang

- 1981 “Kongwangshan moyai zaoxiang de niandai kaocha (Investigating the Dating of the Cliffside Statues at Kongwang Mountain),” *Cultural Relics*, 7, pp. 8-15.

信立祥

- 1997 〈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的道教人物考〉，《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2，頁16-24。

Xin, Li-xiang

- 1997 “Kongwangshan moyai zaoxiang zhong de daojiao renwu kao (Taoist Figures among the Cliffside Statues at Kongwang Mountain),”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2, pp. 16-24.

若江賢三

- 1989 〈中國における正像末三時の年代観—南岳慧思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哲學研究所紀要》，5，頁1-23。

Wakae, Kenzo

- 1989 “Chūgoku ni okeru shōzōmatsu san-ji no nendai-kan: Nangaku Eshi o chūshin to shite wakae kenzō (Chronology of the Three Periods of Correct Law, Semblance Law, and Decadence in China: Centering on Nanyue Huisi),”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Philosophy*, 5, pp. 1-23.

施萍婷

- 1982 〈建平公與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頁144-150。
1998 〈關於莫高窟四二八窟的思考〉，《敦煌研究》，2，頁1-12。

Shi, Ping-ting

- 1982 “Jianpinggong yu mogaoku (Duke of Jianping and the Mogao Grottoes),” *Dunhuang yanjiu wenji* (Essays on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Gansu renmin chubanshe, pp. 144-150.
1998 “On the Dunhuang Mogao, Cave No. 428,” *Dunhuang Research*, 2, pp. 1-12.

施萍婷、賀世哲編

- 1998 《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四二八窟（北周）》，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

Shi, Ping-ting; He, Shi-zhe, eds.

- 1998 *Dunhuang shiku yishu. Mogaoku di 428 ku* (Bei zhou) (The Art of Dunhuang Grottoes: Mogao Cave 428, Northern Wei), Nanjing: Jiangsu meishu chubanshe.

宮治昭

2006 (李靜杰譯)〈彌勒信仰與美術—從印度到中國〉,《藝術史研究》,8,頁213-244。

2006 (李萍譯)《犍陀羅美術尋蹤》,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9 (李萍、張清濤譯)《涅槃與彌勒的圖像學》,北京:文物出版社。

Miyaji, Akira

2006 “The Maitreya Belief and Arts: from India to China,” Lin Jing-jie, trans.,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8, pp. 213-244.

2006 *Jiantuoluo meishu xunzong* (In Pursuit of the Gandhara Art), Li Ping, trans., Beijing: Renmin meishu chubanshe.

2009 *Iconology of Parinirvana and Maitreya: from India to Central Asia*, Li Ping and Zhang Qing-tao, tran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栗田功編

1988 《ガンダーラ美術I 佛傳》,古代佛教美術叢刊,東京:二玄社。

Kurita, Isao, ed.

1988 *Gandhāran Art I: The Buddha's Life Story*, Ancient Buddhist Art Series, Tokyo: Nigensha.

倉本尚徳

2010 〈北朝・隋代の無量壽・阿彌陀像銘—特に《觀無量壽經》との關係について〉,《佛教史學研究》,52.2。

2013 〈林慮山と白鹿山—北朝時代の太行山脈一帯における僧の修行地の問題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61.2。

Kuramoto, Hisanori

2010 “Hokuchō Zuidai no Muryōju Amidazō mei: Tokuni ‘Kanmuryōjyūyō’ to no kankei ni tsuite (Inscriptions on the Amitāyus/Amitābha Sculpture: Particularly o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Amitayurdhyana Sutra*),”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52.2, pp. 1-30.

2013 “The Linlu and Bailu Mountains: An Analysis of Issues concerning Monastic Training Sites in the Taihang Region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y,”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61.2, pp. 767-771.

連雲港市博物館

1981 〈連雲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調查報告〉,《文物》,7,頁1-7。

Lianyungang Museum

1981 “Lianyungangshi kongwangshan moyai zaoxiang diaocha baogao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the Cliffside Statues at Kongwang Mountain in Lianyungang City),” *Cultural Relics*, 7, pp. 1-7.

郭祐孟

2006 〈敦煌隋代法華主題洞窟初探〉,《蘭州大學學報》,4,頁42-59。

Guo, You-meng

- 2006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addharma-pundarika Pictures in the Dunhuang Grottos of Sui Dynasty,”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4, pp. 42-59.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

- 1981 《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冊3，北京：平凡社、文物出版社。
1982 《敦煌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Research Institute of Dunhuang Cultural Relics, ed.

- 1981 *The Grotto Art of China. The Mogao Grottos of Dunhuang*, vol. 3, Beijing: Heibonsha,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82 *Dunhuang yanjiu wenji* (Essays on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Gansu renmin chubanshe.

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編

- 1989 《中國石窟·雲岡石窟》2，東京：平凡社。

Institut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s from the Yungang Grottoes, ed.

- 1989 *The Grotto Art of China. The Yungang Grottoes*, vol. 2, Tokyo: Heibonsha.

雲岡石窟研究院編

- 2006 《2005年雲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研究卷》，北京：文物出版社。

Yungang Grottoes Research Institute, ed.

- 2006 *2005 nian Yungang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 ji: Yanjiu juan* (Proceedings of the 200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Yungang: Research Volume),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溫玉成

- 1985 〈孔望山摩崖造像內容試析〉，《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頁27-31。
2003 〈孔望山摩崖造像研究總論〉，《敦煌研究》，5，頁16-25。

Wen, Yu-cheng

- 1985 “Kongwangshan moyai zaoxiang nei rong shixi (Analysi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liffside Statues at Kongwang Mountain),”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pp. 27-31.
2003 “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culptures on the Cliff of Kongwangshan,” *Dunhuang Research*, 5, pp. 16-25.

楊之水

- 2012 《曾有西風半點香—敦煌藝術名物叢考》，北京：三聯書店。

Yang, Zhi-shui

- 2012 *Ceng you xifeng bandian xiang: Dunhuang yishu mingwu cong kao* (Influence of the Westerly Wind: Famous Artefacts from Dunhu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賀世哲

- 1986 〈敦煌莫高窟的《涅槃經變》〉，《敦煌研究》，1，頁1-26。

1999 《敦煌石窟全集7·法華經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4 《敦煌石窟論稿》，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

He, Shi-zhe

1986 “Dunhuang Mogaoku de Niepan jing bian (Illustrations of Narratives from the Nirvana Sutra in the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Dunhuang Research*, 1, pp. 1-26.

1999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Dunhuang Grottoes: Painting Illustrating the Saddharmapundarikaa*,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Dunhuang shiku lungao* (Essays on the Dunhuang Grottoes), Lanzhou: Gansu minzu chubanshe.

董家亮

2007 〈安陽修定寺塔建造年代考〉，《佛學研究》，1，頁189-196。

Dong, Jia-liang

2007 “Anyang Xiulingsi ta jianzao niandai kao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Time of Construction of the Xiuding Temple Pagoda),” *Research of Buddhism*, 1, pp. 189-196

寧可、郝春文

1990 〈北朝至隋唐五代間的女人結社〉，《北京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5，頁16-19。

Ning, Ke, and Hao, Chun-wen

1990 “Beichao zhi sui tang wudai jian de nuren jieshe (Societies of Women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 pp. 16-19.

樊錦詩主編

2004 《敦煌石窟全集4·佛傳故事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

Fan, Jin-shi, ed.

2004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Dunhuang Grottoes: Painting Illustrating Buddha's Life*,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稻本泰生

2002 〈小南海中窟と滅罪の思想—僧稠周辺における実践行と『涅槃經』『觀無量壽經』の解を中心に〉，《鹿園雜集：奈良國立博物館研究紀要》，4，頁1-42。

Inamoto, Yasuo

2002 “Shōnankai chūku to metsuzui no shisō: Sōshū shūhen ni okeru jissen gyō to “Nehangyō” “Kanmuryōjukyō” no kaishaku o chūshin ni (The Central Grotto in Xiaonanhai and the Thoughts of Extinguishing Sins: Centering on the Buddhist Practice Surrounding Seng Chou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irvana Sutra* and *Amitayurdhyana Sutra*),” *Bulletin of the Nara National Museum*, 4, pp. 1-42.

德布雷 (Régis Debray) (黃迅余、黃建華譯)

2014 《圖像的生與死—西方觀圖史》(Vie et mort de l'image: Une histoire du regard en Occident)，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Régis Debray; Huang, Xun-yu, Huang, Jian-hua, trans.

2014 *Vie et mort de l'image: Une histoire du regard en Occident*,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賴煥瑜

2013 《敦煌莫高窟四二八窟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Lai, Huan-yu

2013 *A Study of Mogao Cave 428 at Dunhuang*, MA. dissertati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劉淑芬

2001 〈北魏時期的河東蜀薛〉，《中國史學》（東京），11，頁37-55。

2008 《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Liu, Shu-fen

2001 “Beiwei shiqi de He-Dong Shu-Xue (The He-Dong Shu-Xue Clan in the Northern Wei Period),”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11, pp. 37-55.

2008 *Zhonggu de fojiao yu shehui* (Medieval Buddhism and Society),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橋爪觀秀

1969 〈末法思想に關する社會的の由因：大集月藏經の譯出者を問題點とし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4，頁134-135。

Hashizume, Kanshu

1969 “Social Conditions for the Thought of Saddharma-Vipralopa: With Special Respect to the Problem on Narendrayasas,”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34, pp. 134-135.

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編

1991-1992 《中國石窟·龍門石窟》1，北京：文物出版社。

Longmen Institut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eds.

1991-1992 *The Grotto Art of China. The Longmen Grottoes*, vol. 1,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魏收著，塚本善隆註解

1990 《魏書釋老志》，東京：平凡社。

Tsukamoto, Zenryu

1990 *Gisho shakuroushi* (Records of Buddhism and Taoism in the Book of Wei, with Annotations by Tsukamoto Zenryu), originally by Wei Shou, Tokyo: Heibonsha.

顏娟英

1998 〈佛教藝術方法學的再檢討〉，《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

1998 〈北齊禪觀窟的圖像考—從小南海石窟到響堂山石窟〉，《東方學報》，70，頁375-440。

2008 《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2013 〈佛教造像緣起與瑞像的發展〉，《信仰、實踐與文化調適》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頁271-308。

Yen, Chuan-ying

- 1998 “Fojiao yishu fangfaxue de zai jiantao (Reexamining the Methodology of Buddhist Art Studies),” *Special Essays on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1998 “The Iconography of Buddhist Meditation Caves in Northern Qi Period (550-577) - from Xiaonanzhai to Xiangtang Shan Caves,”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70, pp. 375-440.
- 2008 *Selections of Buddhist Stone Rubbings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2013 “Fojiao zaoxiang yuanqi yu ruixiang de fazhan (The Origin of Buddhist Statu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uspicious Images),” *Belief, Practice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Papers from the Religion Section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pp. 271-308.

謝振發

- 1999 〈北朝中原地區《須大拏本生圖》初探〉，《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6，頁1-41。

Hsieh, Chen-fa

- 1999 “A Study of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uddhana Jātaka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6, pp. 1-41.

蔡宛霖

- 2004 《雲岡石窟第六窟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Tsai, Wan-lin

- 2004 *Yungang shiku diliuku yan jiu* (On Cave 6 of the Yungang Caves), MA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鶴田大吾

- 2008 〈南岳慧思における禪觀の考察—禪觀至上主義をめぐる〉，《佛教學研究》，64，頁91-113。

Tsuruta, Daigo

- 2008 “Nanyue Huisi’s the View of Zen: In the Sovereign Tenet of the View of Zen,” *Studies in Buddhism*, 64, pp. 91-113.

Davidson, J. Leroy

- 1954 *The Lotus Sutra in Chinese Art. A Study in Buddhist Art to the Year 10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ee, Sonya

- 2010 *Surviving Nirvana: Death of the Buddha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Lee, Yu-min

1983 *The Maitreya Cult and its Art in Early China*, Ph.D. thesis, Ohio State University.

Jan Nattier

1992 *Once Upon A Future Time—Studies in a Buddhist Prophecy of Decline*, Berkeley, California: Asian Humanities Press.

Sharf, Robert H.

2002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Kuroda Institute Book,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Sickman, Laurence

1960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 The Pelican History of Art*,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Siren, Osvald

1925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 Ernest Benn.

Wong, Dorothy C.

2004 *Chinese Steles: Pre-Buddhist and Buddhist Use of a Symbolic For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Wu, Hung

1986 “Buddhist Elements in Early Chinese Art (2nd and 3rd Centuries A.D.),” *Artibus Asiae*, vol. 47, no. 3/4.

網路論文與資料庫

東京國立博物館網頁：

<http://webarchives.tnm.jp/imgsearch/show/C0050197>。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網頁：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a/html/nan0344d.html。

大都會博物館網頁：

<http://www.metmuseum.org/collection/the-collection-online/search/49809>。

芝加哥博物館網頁：

<http://www.metmuseum.org/collection/the-collection-online/search/49809>。

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網頁：

<http://collections.vam.ac.uk/item/O74102/stele-unknow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數位典藏資料庫整合系統：佛教石刻造像拓片資料庫網頁：http://ihparchive.ihp.sinica.edu.tw/ihpkmc/ihpkm_op。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資源網頁：

<http://www.npm.gov.tw/>。

圖版出處

- 圖1 西安碑林博物館編，《西安碑林博物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100。
- 圖2a、b 西安碑林博物館編，《西安碑林博物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101。
- 圖3 取自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網頁：
<http://www.metmuseum.org/collection/the-collection-online/search/49809>。
- 圖4 史語所數位典藏資料庫整合系統：佛教石刻造像拓片資料庫網頁：
http://ihparchive.ihp.sinica.edu.tw/ihpkmc/ihpkm_op?@@1234695008。
- 圖5a、b 史語所數位典藏資料庫整合系統：佛教石刻造像拓片資料庫網頁：
http://ihparchive.ihp.sinica.edu.tw/ihpkmc/ihpkm_op?@@1234695008。
- 圖6 史語所數位典藏資料庫整合系統：佛教石刻造像拓片資料庫網頁：
http://ihparchive.ihp.sinica.edu.tw/ihpkmc/ihpkm_op?@@1234695008。
- 圖7 《中國石窟·雲岡石窟》2 (東京：平凡社，1989)，圖83。
- 圖8 作者田野調查攝影。
- 圖9 作者田野調查攝影。
- 圖10 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一 (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95)，頁154。
- 圖11 感謝Nelson Atkins Museum of Arts, Kansas City提供圖版。
- 圖12 作者田野調查攝影。
- 圖13a-d 東京國立博物館網頁：<http://webarchives.tnm.jp/imgsearch/show/C0050197>。
- 圖14a、b 取自芝加哥博物館網頁：
http://www.artic.edu/aic/collections/artwork/29149?search_no=1&index=1。
- 圖15a 取自ARTstore Collections 網站：<http://library.artstor.org/library/iv2.html?parent=true>。
- 圖15b、c 《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冊1 (北京：平凡社、文物出版社，1981)，圖164、165。
- 圖16 孫志軍攝影，感謝敦煌研究院提供。



圖1 皇興造像碑碑陽
北魏興皇五年（471）陝西興平縣出土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圖2a 皇興造像碑碑陰
浮雕佛傳與本生故事
題記



圖2b 皇興造像碑碑陰上半局部



圖3 定光佛授記本生 約二世紀
巴基斯坦斯瓦特（Swat）地區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圖4 東魏武定元年（543）道俗九十人造像記

拓片局部 史語所傳斯年圖書館藏 原石藏河南省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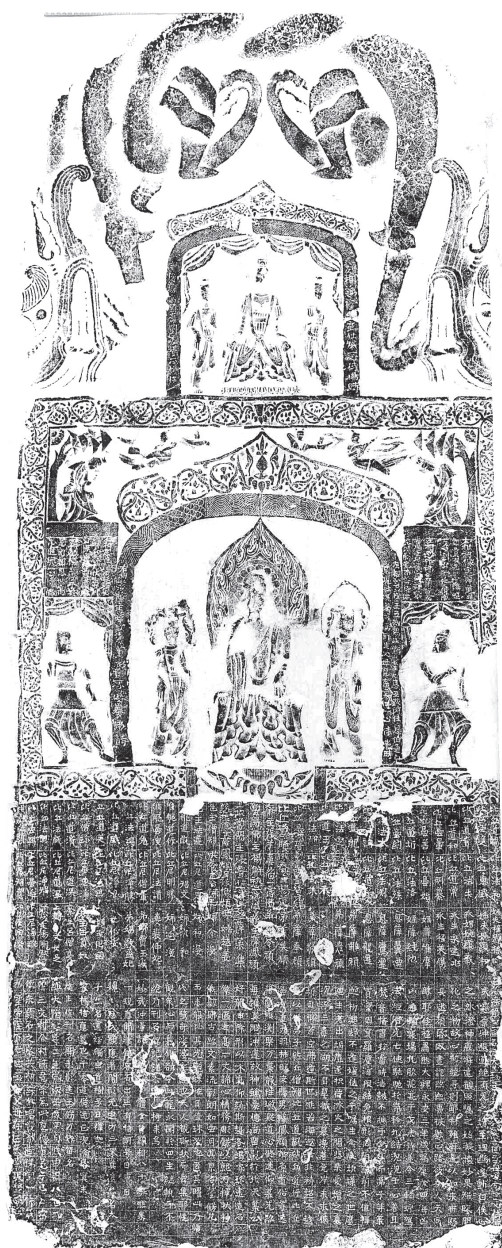
圖5a, b 北魏正光五年（524）「劉根四十一人

等造浮圖記」拓片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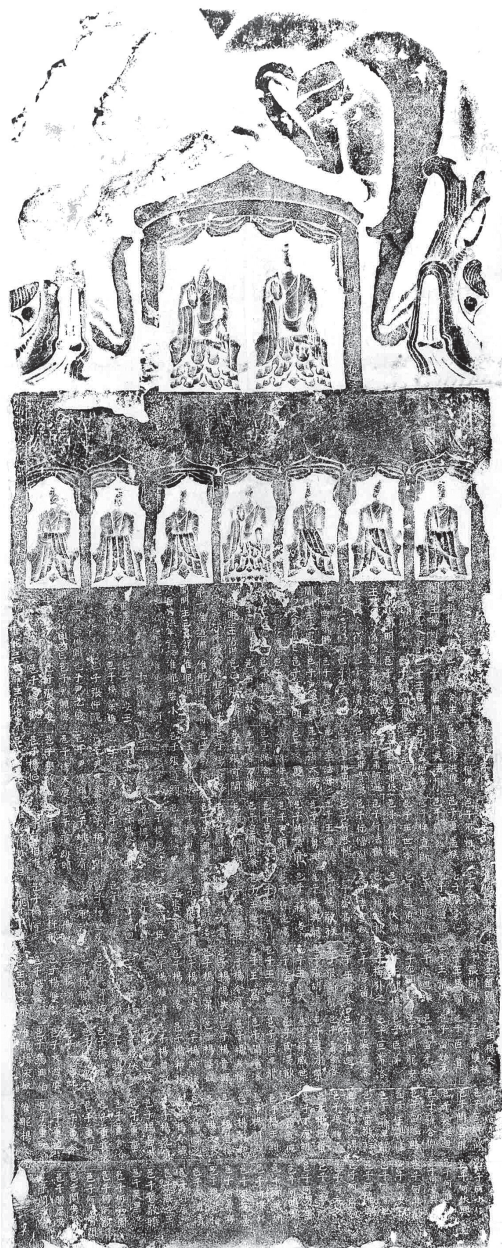
史語所傳斯年圖書館藏

原石藏河南省博物院

夫水盡則影亡谷盈則響滅安現北首之
期負杖叢山類之歎物令以然理趣無爽故
愛填慈道鑄真金以寫靈容目連慕德封禪
檀而畱聖像連類惟忽尚或如斯况
託於冥冥之中生於千載之一進不恆驚嶺
軼軒迢未遇龍華寶駕而不豫殖微回心存
祈向何以拔此昏壇遠遊三會樹目菩提者
必資緣於善友入海求珍者必憑導於水師
故世王之德藉耆婆而曉湏達之倒假門神
而悟由此而言自金對以還未有不湏友而
成者也於此迭相將動異心影附法義之衆
遂至冊人有餘各竭己家珍并勸一切仰為
皇帝陛下皇太后中宮眷屬士官僚庶



碑陽



碑陰

圖6 北魏永安三年(530)〈僧智薛鳳規等道俗造像碑〉
拓片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原石藏中國歷史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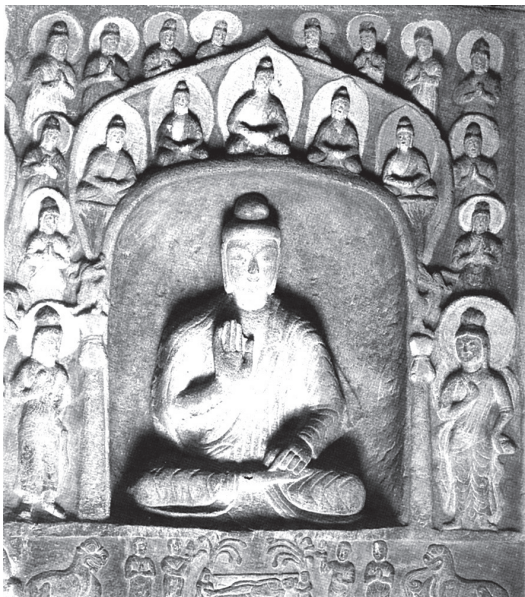


圖7 北魏 山西雲岡石窟 11窟
西壁 上層南側坐佛龕
基座 涅槃圖 約480年代



圖8 北魏河南龍門石窟
普泰洞 北壁西側上層
佛龕龕楣 約六世紀初



圖9 北齊南響堂山石窟第五窟
前壁門口上方 涅槃圖 河北邯鄲



圖10 北魏四面造像
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圖11a 北朝無紀年四面造像碑碑陽

11b 局部

約 535-540 美國堪薩斯市Nelson-
Atkins Museum of Art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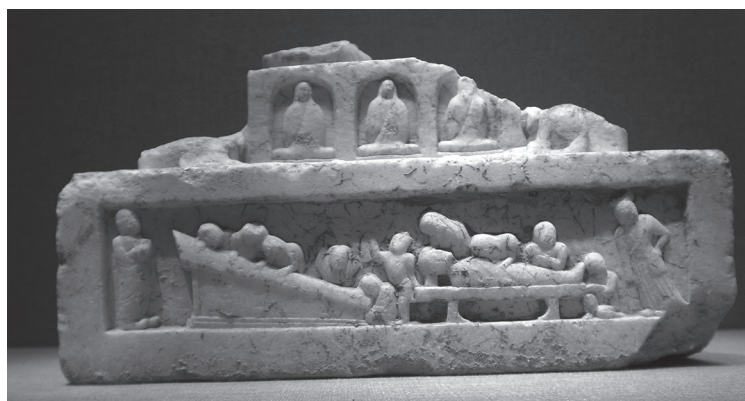


圖12 北齊 龍樹思惟菩薩像殘座背面

河北 曲陽修德寺出土 曲陽文保所藏 河北省博物院展出



a：正面 佛誕



b：右側 鹿野苑轉法輪



c：左側 涅槃



d：背面 禪定苦修題記

圖13 北齊天保十年（559）龍樹思惟像基座浮雕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14a 西魏大統十七年（551）造像碑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藏

取自館藏網頁http://www.artic.edu/aic/collections/artwork/29149?search_no=1&index=1

14b 涅槃 局部





圖15a 敦煌石窟 莫高窟 北周 428窟 西壁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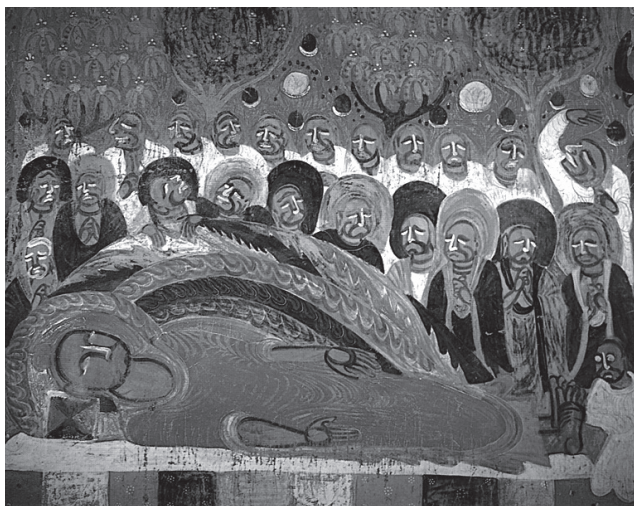


圖15b 涅槃圖 敦煌石窟 莫高窟 北周 428窟
西壁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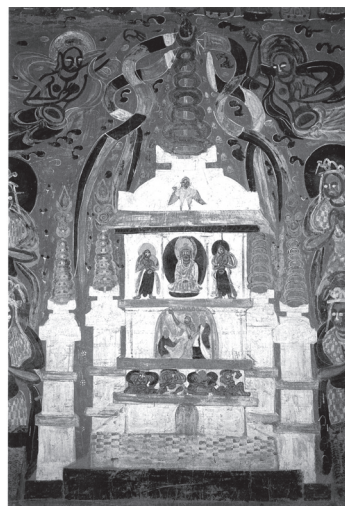


圖15c 佛塔圖 敦煌石窟
莫高窟
北周 428窟 西壁



圖16 法華經變中的涅槃圖 敦煌石窟 莫高窟 隋代420窟 窟頂北披局部

Life and Death: The Development of Nirvana Image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Yen, Chuan-y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four major events in Śākyamuni's life—his birth, attaining enlightenment, preaching of the dharma, and nirvana (death), also called the “four aspects of the Buddha's life” (sixiang chengdao 四相成道), are frequent subjects in Indian and Central Asian Buddhist images. However, in China during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depictions of Buddha's life more often took as their main subjects his birth, with all its auspicious signs; the relative absence of nirvana images is obvious. Although most of the nirvana images in cave art are paired with preaching images, they still rarely appear. For example, in the Dunhuang caves the earliest nirvana image dates back only to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even though the discourse on the Buddha's attainment of nirvana as described in the sutras was having a deep, lasting effect on Buddhist doctrine throughout the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and the relevant ideas frequently appear in the inscriptions on these images. How can we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Next, this article will consider the structural issues of Buddhist images. The nirvana images became separate from the Buddha's biography and appear together with images of Maitreya and tales of Buddha's life. Later on, they are more frequently connected with images of the contemplating bodhisattva and of meditation, sometimes in combination with Śākyamuni and *Prabhūtaratna*, the two Buddhas of The Lotus Sutra (Fahua jing 法華經)—a phenomenon that is worth investigating in greater depth.

Keywords: nirvana, Śākyamuni, Northern Dynasties, Maitreya, Lotus Sutra